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雲五主編

宋 文 鑑

(五十)

呂祖謙諡次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 文 鑑

(五十)

目錄詮次

國學基本叢書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

題跋

跋放生池碑

歐陽脩

跋華嶽題名

歐陽脩

跋平泉草木記

歐陽脩

跋景陽井銘

歐陽脩

跋王獻之法帖

歐陽脩

讀李翱文

歐陽脩

讀封禪書

劉敞

書种放事

王回

書襄城公主事

王回

書洪範傳後

王安石

讀江南錄

王安石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書刺客傳後

王安石

讀柳宗元傳

王安石

書沿淮巡檢廳壁

傅堯俞

書賈偉節廟

傅堯俞

書魏鄭公傳

曾鞏

書資治通鑑外紀後

劉恕

跋放生池碑

歐陽脩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屠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跋華嶽題名

歐陽脩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人。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三人。錄爲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携。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丙午。是歲天子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清泰二年。

歲在乙未廢帝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召契丹入自雁門。廢帝自焚于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于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有千仞之山石爾。故時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

跋平泉草木記

歐陽脩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于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跋景陽井銘

歐陽脩

景陽井銘。不著撰人名。述隋滅陳。叔寶與張麗華等投井事。其後有銘以戒。又有唐江寧縣丞王震井記。云井在興嚴寺。其石檻銘有序。稱余者晉王廣也。其文字皆磨滅。僅可識者其十一二。叔寶事史書之甚詳。不必見于此。然錄之以見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寶事。又嘗自銘以爲戒如此。及身爲淫亂。則又過之。豈所謂下愚之不移者哉。今其銘文隱隱尙可讀處。有云前車已傾。負乘將沒者。又可歎也。

跋王獻之法帖

歐陽脩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敝
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
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
其人也。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滋弊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
者。是真可笑也。

讀李翱文

歐陽脩

予始讀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嘗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
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爲秦漢間好事行義
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
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況迺翱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
之光榮。歎一飽而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
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
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翱幸不生今
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知翱憂者。又皆疏遠與
翱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
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矣。

讀封禪書

劉敞

劉子曰。新垣平候日再中。文帝以建元。言汾陰有寶鼎氣。乃效於後。平之于術。亦可免矣。其卒以詐死。爲世大僂。何哉。彼以其術爲遠。而飾之以巧。以其利爲迂。而益之以諂者也。敗不亦宜乎。是故博學而精擇之。正言而謹守之。不爲□久變志。不以利鈍遷慮。辟此患也。莊周有言。毋以人徇天。毋以故滅命。豈新垣平之謂耶。悲夫。

書神故事

王回

景德二年。右諫議大夫种放。賜假遊嵩山。真宗御資政殿。置酒餞放。侍臣當直者四人。預之。時有司不宿戒。宣召既集。皆相顧莫敢就坐。上乃親定其儀。翰林學士晁迥。西面侍上。資政殿學士王欽若。東面侍上。知制誥朱巽。南次。迥待制。咸綸。南次。欽若。北面對上。示特客之云。酒半。上作七言詩一首。賜放。放奉和。侍臣應詔皆作。而欽若最後成二首焉。初。放養其母隱終南山。講經書。著嗣禹表。孟子文。秦蜀諸生多從之游。其母好道家言。脩辟穀之術。放阿其好。終身不娶婦。世以其能行人之所難。益高之。朝臣屢表薦聞。太宗召之。辭疾不出。上卽位。張齊賢以舊相守京兆。又薦焉。乃遣內供奉官周班齋手詔召放。放應召。既至。拜右司諫。直昭文館。賜名第什器。御廚給膳。四遷至工部侍郎。卒。放雖居官。屢請假還山。上輒爲作詩。置酒餞之。後。賜兩制三館學士等御筵。餞於瓊林苑。常手詔問以政事。欲大用之。放辭乃止。昔堯起舜于畎畝之中。位以司徒。商高宗起傅說于岩野。而位冢宰。彼授受之際。不嫌駭衆如此。而功烈竟立。豈藉其虛名而誕後世哉。竊觀真宗特禮寵放。近世天子蓋未聞也。而放之行。乃叛其所學。以棄人倫爲難。有君

而無臣惜哉。放既正己不足，則其用捨行止之節曷議焉。

書襄城公主事

王回

唐太宗長女襄城公主，出降太常卿汾州刺史蕭銳。初公主在女時，篤行好禮。太宗賢之，嘗指以誨諸公主。既降銳，銳父宋國公瑀尚無恙，而太宗敕有司爲公主起第。公主辭曰：婦事舅姑，如子事父，定省朝夕，所以養也。而營別居者，據何理也？太宗不許，而公主固辭不可奪。太宗乃卽瑀之私第，其旁隋煬舊晉邸，葺以爲襄城公主第。第成，當施公主槩戟於門。公主又辭曰：禮無以抗於尊者爲榮也。今舅之門既立戟矣，而更于女門施戟，是婦抗於舅而爲禮，豈所以榮女也？太宗不許，而公主終辭不可奪。太宗乃勅以公主槩戟并施于宋國公之門。昔堯將任舜以天下，以二女嬪之，賦畝之中而不敢留于帝室者，以舜有父母，未順其心，雖與天下，舜必不受也。使舜受之，顧非所以任天下者也。周之王姬，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故其詩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自秦以來，祖於申韓之術，其治務以隆君抑臣爲盛。天子之女，特創其號曰公主，而婿者不得自當其妃匹。曰：尙公主，其弊之漸，至于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故，以隆君抑臣爲治也，而使人倫諄于上，風俗壞于下，又豈所以隆君而治哉？嗚呼！以唐太宗之明，常指襄城以誨諸女，可謂知其賢矣。然襄城辭切于禮，而應于治古之効，猶勞于再三，而僅從其心，則化公主之有舅姑者，益亦別居耳。益弊流于千載者，雖願治之明主，猶不遽變其習也。而一女子卓然出其間，可不謂賢哉。

王安石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者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排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驚天下之學者而不使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沒。淫至于漢。而傳注之家。作爲師。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爲盡于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爲盡于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而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于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于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心而言。爲傳注者。汨之。以至于今。冥冥也。于是爲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于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正歟。則吾將執待而言耶。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爲好辨。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苟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夫予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爲此譏譏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讀江南錄

王安石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太宗命。撰江南錄。至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雖有愧于實錄。其於春秋之義。春秋臣子爲君親禮也。箕子之說。周武王克商。問商所以亡。箕子一不忍言商惡。徐氏錄爲得焉。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大惡。惡者無大于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于亡。紂爲君至暴矣。武王觀兵。

於孟津諸侯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季梁在隨，隨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不用宮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爲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罪。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質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爲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錄言佑死，頗以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于佑，其它所誅者皆以罪戾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紂及隨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佑之死，信爲無罪。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毀生于嫉，嫉生于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于朝廷。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說。佑見誅，鉉又不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又恥其善及于佑，故匿其忠而汙以它罪。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它所誅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惟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得士不然？擅齊之彊，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書刺客傳後

王安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尙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于嚴仲子。荆軻象于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亡。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讀柳宗元傳

王安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于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旣困矣。無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彊。以求別于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于小人者少耳。復何議于彼哉。

書涇淮巡檢廳壁

傅堯俞

巡檢職捕盜。職舉則盜去。如失其職。兵皆盜也。何則。上旣不戢。下從而縱。恃賴勢力。侵漁良民。非盜而何。噫。鼠竊狗偷者。逐可去。捕可擒。係縲囚戮。其勢易制。至于士兵。一得縱放。則欺擾公行。使民口膠舌結。噤不敢出聲。是誠盜之巨者。新息腋淮而山。地雖褊隘。實爲咽喉。故置巡檢。提健兵百人。以遏狂寇。官事脩。舉民倚之。得安存。一非其人。下罹苦害。以區區之邑。若先用百盜。縱乎其間。傍與它盜者。併力賊之。則雖欲背死趨生。路亦無繇也。曹君德華。受命職捕盜。旣至。頗革前弊。約身廉。馭兵嚴。士不敢犯民。則向所謂百盜者。固以息矣。于是封域靜寧。帖焉亡驚。居日多暇。頗圖燕安。先是視事廳。風頽雨剝。殆不可居。德華醜之。命工新其棟宇。雖有取于民。半出私奉。規模宏偉。數倍平昔。可以示壯大。若益堅其廉。益勵其嚴。雖

亡是廳不害。居是廳不愧。苟弛其廉。怠其嚴。則是廳廣豁邃深。軒危瑰琦。更盛于今日。亦奚以爲哉。徒增過重不德耳。後人至者。其廉與嚴。思有以上曹君可也。若曰某屋未豐。于是廳某屋未華。于是廳。思以土木之功加之。則可乎。不可也。吾懼來者不知。而務侈以殘吾民。志壁以示之。

書賈偉節廟

傅堯俞

息之滅亡。移徙尙矣。其俗頗好鬼。視正直聰明之神。則反蔑如。先是邑之南幾十數里。有其故侯之廟。國人事之。簫鼓豆牢。歲時甚謹。而公之祠在新城之北。密邇民間。不遠數步。門宇不崇。奠享不恭。人之至者。歲無一二。予甚疑。乘間因詢諸故老。僉曰。侯之祠不信不祀。則禍福時至。賈公之神雖不祭。不我爲害。予曰。嘻。來吾語爾。侯爲息之君。不能保有爾衆。至于喪社稷而亡國。其身殞。則其靈歎。惡乎能驚動此民。而禍福加于後世。此其怪妖。依憑恐諸。愚以倖祀爾。若賈公者。其民之主乎。昔爾之先有子曰男。曰女。皆殺而不育。公爲邑之長。嚴爲制而禁之。賴是生者以千數。非公息民其遂絕。爾將安出。昔之男爾民之父也。昔之女爾民之母也。活爾父母而不報。可乎。況公之英風與靈氣。固當未泯。以昔時之人。今日未必無陰相也。反以其不禍。誣以其不能。而怠之。罪孰甚焉。爾歸厚報爾之主。可也。無爲奔走乎怪妖之庭。況禮曰。有功德于民。則祀之。是公之堂可祀。而侯之廟可廢。惜也。吾之賤。而侯之廟在籍。去之不可。爾聽吾言而亟改。則爾之休蔑矣。僉曰。唯。而心不以爲然。事如初。異日過公之祠。登公之堂。傷民之過。遂志于壁。曰。活爾父母。奠報不舉。實吾神之侮。爲民禍尤。豆牢是求。則吾神之羞。我瞻公之象。昂昂可仰。我想公之靈。英英如生。厚矣公德。在息之國。嗟哉。息民忘公之仁。嗚呼。怪妖是趨。明靈是誣。爾則無知。神不爾誅。

書魏鄭公傳

曾鞏

予觀太宗嘗屈已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已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主。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不及者。其淵源皆出于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揜已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于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于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諍。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筆之于書。未嘗揜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矣。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諍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此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于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戾也。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善也。何則。以焚其藁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于君。美常在于已也。豈愛而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

已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令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于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書資治通鑑外紀後

劉恕

劉恕曰。孔子作春秋。筆削美刺。子游子夏聖門之高弟。不能措一辭。魯太史左丘明以仲尼之言高遠難繼。而爲之作傳。後之君子不敢紹續焉。惟陸長源唐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誅絕之罪也。左氏傳據魯史。因諸侯國書。繫年敘事。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實皆形于傳。故隱其書而不宣。以免時難。後漢獻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荀悅依左傳體爲漢紀。言約事詳。大行于世。晉太康初。汲郡人發魏襄王家。得紀年文似春秋。其所記事多與左氏符同。諸儒乃知古史記之正法。自是袁宏張璠孫盛千寶習鑿齒以下爲編年之書。至唐五代其流不廢。漢晉起居注。梁唐實錄。皆其遺制也。國語亦左丘明所著。載內傳遺事。或言論差殊。而文詞富美。爲書別行。自周穆王盡晉知伯趙襄子當貞定王時。凡五百餘年。雖事不連屬。于史官蓋有補焉。七國有戰國策。晉孔衍作春秋後語。並時分國。其後絕不錄焉。唐柳宗元采摭片言之失。以爲誣淫。不概于聖。作非國語六十七篇。其說雖存。然不能爲國語輕重也。司馬遷始撰本紀年表八書。世家列傳之目。史臣相續。謂之正史。本朝去古益遠。書益煩雜。學者牽于屬文。專尚西漢書。博覽者乃及史記東漢書。而近代士頗知唐書。自三國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識。承平日久。人愈怠惰。莊子文簡而義明。玄言虛誕而似理。功省易習。陋儒莫不尚之。史學浸微矣。案歷代國史。其流

出于春秋。劉歆敍七略。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配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錄記史傳。由是經與史分。夫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因善惡以明褒貶。察政治以見興衰。春秋之法也。使孔子贊易不作春秋。則後世以史書爲記事瑣雜之語。春秋列于六藝。愚者莫敢異說。而終不能曉也。恕皇祐初舉進士。試于禮部。爲司馬公門生。侍于大儒。得聞餘論。嘉祐中。公嘗謂恕曰。春秋之後。迄今千餘年。史記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諸生歷年莫能竟其篇第。畢世不暇舉其大略。厭煩取易。行將泯絕。予欲託始于周威烈王。命韓魏趙爲諸侯。下訖五代。因丘明編年之體。做荀悅簡要之文。網羅衆說。成一家書。恕曰。司馬遷以良史之才。敍黃帝至秦漢興亡治亂。班固以下。世各名家。李延壽總八朝爲南北史。而言詞卑弱。義例煩雜。書無表志。沿革不完。梁武帝通史。唐姚康復統史。近世亡軼不足稱也。公欲以文章論議。成歷世大典。高勳美德。褒贊流於萬世。元寃宿姦。貶絀甚于誅殛。上可繼仲尼之經。丘明之傳。司馬遷安可比擬。荀悅何足道哉。治平三年。公以學士爲英宗皇帝侍講。受詔脩歷代君臣事迹。恕蒙辟置史局。嘗請于公曰。公之書不始于上古。或堯舜何也。公曰。周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曰。曷不始于獲麟之歲。曰。經不可續也。恕乃知賢人著書。尊避聖人也。如是。儒者可以法矣。熙寧三年冬。公出守京兆。明年春。移帥潁川。固辭不行。退居洛陽。恕褊狃好議論。不敢居京師。請歸江東養親。又以新書未成。不廢刊削。恕亦遙隸局中。嘗思司馬遷史記始于黃帝。而庖犧神農闕漏不錄。公爲歷代書。而不及周威王之前。學者考古當閱小說。取舍乖異。莫知適從。若魯隱之後。止據左氏國語。史記諸子。而增損不及春秋。則無與於聖人之經。包犧至未命三晉爲諸侯。比于後事。百無一二。可爲前紀。本朝一祖四

宗一百八年。可請實錄國史於朝廷。爲後紀。昔何承天樂資作春秋前後傳。亦其比也。將俟書成。請于公而爲之。熙寧九年。恕罹家禍。悲哀憤鬱。遂中癱痺。右肢旣廢。凡欲執筆。口授稚子義仲書之。常自念平生事業無一成就。史局十年。俛仰竊祿。因取諸書。以國語爲本。編通鑑前紀。家貧書籍不具。南徼僻陋。士人家不藏書。臥病六百日。無一人語及文史。昏亂遺忘。煩簡不當。遠方不可得國書。絕意于後紀。乃更前紀曰外紀。如國語稱春秋外傳之義也。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見于外紀。自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至周顯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載于通鑑。然後一千八百年之興廢大事。坦然可明。昔李弘基用心過苦。積年疾而藥石不繼。盧昇之手足攣廢。著五悲而自沉。潁水予病眼病創。不寐不食。才名不逮二子。而疾疹艱苦過之。陶潛豫爲祭文。杜牧自撰墓志。夜臺甫邇。歸心若飛。聊序不能作前後紀。而爲外紀焉。它日書成。公爲前後紀。則可刪削外紀之煩冗。而爲前紀。以備古今一家之言。恕雖不及見。亦平生之志也。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題跋

書東臯子傳後

書黃子思詩集後

題唐氏六家書後

題逸少帖

書鮮于子駿八詠後

書鄭玄傳

題論衡後

書鄧綰傳

題張唐公香城記後

書王知載响山雜詠

書贈韓瓊秀才

書邢居實南征賦後

書邢居實文卷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林希

呂南公

徐積

潘興嗣

黃庭堅

黃庭堅

黃庭堅

黃庭堅

題陳自然畫

黃庭堅

題徐巨魚

黃庭堅

題自書卷後

黃庭堅

題崔圓傳後

王无咎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張耒

題郇公詩帖

張舜民

主父之事

張舜民

龍井題名

秦觀

記殘經

李昭玘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格非

跋薛唐卿秦壘文

周行己

書與賈明叔書後呈崔德符

田畫

書張主客遺事

晁詠之

書東臯子傳

蘇軾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胸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

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爲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旣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間太守。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子矣。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三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臯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爲墓誌。予蓋友其人于千載。或庶幾焉。

書黃子思詩集後

蘇軾

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亂兵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道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也。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閩人黃子思。慶曆皇祐間。號能文也。予嘗聞時輩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旣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

爲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評其詩如此。

題唐氏六家書後

蘇軾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禮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反。反復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申。此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觀其書。以爲魁梧奇偉人也。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爲人。率更貌寒敏。悟絕人。今觀其書。勁峻刻厲。正稱其貌。爾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讚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考其實。恐劉洎褊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顧太宗猶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有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行立。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中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雄秀獨出。其書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尤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于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特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性情。終有睚眦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列子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爲我略評之。而書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余。何哉。此又未可曉也。

題逸少帖

蘇軾

逸少爲王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於事物之外。常自言。吾當卒以樂死。然欲一遊岷嶺。勤勤如此。而至死不果。乃知山水遊放之樂。自是人生難必之事。况於市眷朝戀之徒。而出山林。獨往之言。固已疎矣。

書鮮于子駿八詠後

蘇軾

始余過益昌。子駿治漕利路。其後八年。余守膠西。而子駿始移漕京東。自朝廷更法以來。奉法之吏。尤難其人。刻急則傷民。寬厚則廢法。二者其理難通。而山峽地瘠。民部以親則害法。以法則傷恩。二者難全。其勢是三難者萃于子駿。而子駿爲之九年。其聲藹然。聞之四方。上不害法。下不傷民。中不廢親。自講議措置。至于立法定制。皆成其手。吏民舉欣欣焉。而子駿亦自治園囿亭榭。賦詩飲酒。雍容有餘。如異時爲監司者。君子以是知其賢。子駿以其所作八詠寄余。余甚愛其詩。欲作而不可及。及書其末。以遺益昌之人。使刻石。以無忘子駿之德。

書鄭玄傳

林希

余嘗謂聖人之教。尤備于禮。自堯舜以來。積于三代。周之所以爲周者。守此也。秦悖人道。書灰火。學士腐于坑。天下之口不敢復言仁義。先王之道不亡而存者。幾何也。賴當時耆儒老叟。遺及漢世。口諷手傳。或山巖屋壁之間。收拾缺編折冊。朽蠹斷絕之餘。次而成文。猶有篇章條類。明白蓋其初。不經于聖人之手。至後世。又遭磨滅。其不能完。而少有訛誤。豈能免也。及得鄭氏注。精微通透。鈎連瀆會。故古經益以明。世學者皆知求而易入。識爲人之道者。漢諸儒之功。而成之者。鄭氏也。其於法制。更爲章明。獨失之者。緯也。

然當大壞之後。聖人不世。以一人之思慮。欲窮萬世之文。豈不難哉。世之人猶指其一二而譏之。遂以鄭爲一家之小學。噫亦甚愚矣。蓋玩文辭則薄于徑術。抑不思其所爲功者。雖玄猶有所不敢盡。況無玄哉。當漢之末。姦雄競起。玄身出禁錮。四方聘請。不能動其志。脫一身於污濁之世。獨全其道。至使黃巾望玄而拜。不入其境。嗟夫。歷千百年。及此者。迺幾人。尙敢輒訕玄哉。若玄者可謂賢矣。

題論衡後

呂南公

傳言蔡伯喈初得此書。常秘玩以助談。或搜其帳中見之。輒抱以去。邕且丁寧戒以勿廣也。嗟乎。邕不得爲賢儒。豈不宜哉。夫飾小辯以驚俗。充之二十萬言。旣自不足。多道邕則欲以獨傳爲過人之功。何繆如之。良金美玉。天下之公寶。爲其貴於可用耳。小夫下人。偶獲寸片。則臥握行懷。如恐人之弗知。又兢兢於或吾寇也。而金玉果非天下所無。信以充書爲果可用乎。孰禦天下之同貴。有如不然也。邕之志慮。曾小夫下人之及耶。

書鄭繁傳

徐積

天下之所恃而爲安危者誰乎。曰宰相焉耳。故自朝廷百執事。至于州縣之吏。不幸而一非其人。不過敗其一隅之事耳。至于宰相者。其人一非。則天下殆矣。雖亡宗赤族。何益於敗。蓋天子之於天下也。得其術則其道甚易。宰相佐天子治天下。以一身而當天下之責。雖得其術。其道甚難。臨之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此豈非易乎。乾之九三曰。君子乾乾夕惕若。此豈非難乎。然而人皆易之。何也。曰不知量也。今有馬于此。且其行不過百里也。驅而倍之。則馬且病矣。兪合升斛之量。各有所受也。以兪合而加之。斛升之上。則

溢矣。況科升之受一斛之量乎。故一邑之才施之一郡。則不可也。其以一郡之才而當天下之責。可乎。此黃霸之所以得令名於前。而見譏于後也。況遠不迨霸乎。甚矣人之不知量也。坤之六五。黃裳元吉。蓋君子之有諸中形諸外。如此可也。大有之九二。曰。大車以載。蓋君子以盛德大烈。當天下之責。如此則可也。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蓋君子履天下之危。當天下之責。其憂勞如此可也。忠烈如伊尹。勳勞如周公。而又終以謙。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嗚呼。其難若此。而人皆易之。何也。曰。好之也。尊官重祿。固人之所好也。不如是不足充其好。快其欲。彼安肯曰。吾不才也。吾辱其位者。卽有禍敗隨之耶。取天下笑耶。爲萬世之差耶。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豈予謂不知量者耶。安得知量者見之乎。予讚陳平傳。嘉平知其任。讀鄭君傳。愛君知其量。嗚呼。如君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

題張唐公香城記後

潘興嗣

唐公國士也。立朝敢言。名動搢紳。視萬鍾之祿。不易其操。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方此時僕齒髮方少。已無仕宦意。第以琴書爲樂。相視莫逆。至於忘年。可謂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不愧於古人矣。每一至此。視公筆蹟於壤壁間。字浸漫滅。惘然于懷。真覺上人好事。次錄其言。勒于石。

書黃知載胸山雜詠後

黃庭堅

詩書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廷。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爲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爲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

者人皆以爲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故世相後或千歲。地相去或萬里。誦其詩而想見其人。所居所養。如旦莫與之期。鄰里與之游也。營丘王知載仕宦在予前。予在江湖浮沉。而知載已沒於河外。不及相識也。而得其人於其詩。時不遇而不怒。人不知而獨樂。博物多聞之君子。有文正公家風者耶。惜乎不幸短命。不得發於事業。使予言信於流俗也。雖然。不期於流俗。此所以爲君子者耶。

書贈韓瓊秀才

黃庭堅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義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交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然後嘗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讀史之法。考當世之盛衰。與君臣之離合。在朝之士。觀其見危之大節。在野之士。觀其奉身之大義。以其日力之操。玩其華藻。以此心術。作爲文章。無不如意。何況翰墨與世俗之事哉。

書邢居實南征賦後

黃庭堅

陽夏謝師復景回。年未二十。文章絕不類少年書生語。余嘗序其遺藁云。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可爲隕涕。今觀邢惇夫詩賦筆墨。山立自爲一家。甚似吾師復也。日者閱國馬。圉人曰千里駒。往往不及奉輿。斃於阜。懼。鴛。蹇。十百爲羣。未嘗求國醫也。聞之喟然曰。吾惇夫亦足以不朽矣。

書邢居實文卷

黃庭堅

余觀學記論君子之學。有本末等衰。人雖不能自壽百歲。然必不躡等。如水行川。盈科而後進耳。小學之

事雖若糜費日月。要須躬行。必曉所以致大學之精微耳。吾惇夫才性高妙。超出後生千百輩。然慕大略。小初日便爲塗遠之計。則似可恨。後生可畏。當欣慕其才而鑒其失也。

題濟南伏勝圖

黃庭堅

御史晁大夫號爲峭直刻深。觀所寫形質似未至也。然作伏勝。宛然故齊之老書生耳。又作勝女子。鬱然是儒家子。此亦丹青之妙。

題摹燕郭尙父圖

黃庭堅

凡書畫當觀韻。往時李伯時爲予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爲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與文章同一關紐。但難得人入神會耳。

題陳自然畫

黃庭堅

水意欲遠。鳧鴨欲閑。暇蘆葦風霜中。猶有能自持者。予觀李營丘六軸驟雨圖。偶得此意。陳君以佛畫名京師。戲作秋水寒禽。便可觀。因書以遺之。

題徐巨魚

黃庭堅

徐生作魚。庖中物耳。雖復妙於形似。亦何所賞。但令嚙獠生涎耳。向若能作底柱析城。龍門岌巖。驚濤險壯。使王鮪赤鯁之流。仰波而上。泝或其瑰怪雄傑。乘風霆而龍飛。彼或不自料其能薄。乘時射勢。不至乎中流折角。點額窮其變態。亦可以爲天下壯觀也。

題自書卷後

黃庭堅

崇寧三年十一月余謫處宜州半歲矣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于城南余所
僦舍喧寂齋雖上雨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憤人以爲不堪其憂余以爲家本農耕使不從進士則田中
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耶既設臥榻焚香而坐與西鄰屠牛之机相直爲資深書此卷實用三錢買雞
毛筆書

題崔圓傳後

王无咎

天下之郡無大小遠近天子皆爲之置賓佐曹掾者不唯共守境土行條約均職務而已固將有以出謀
議規過失也故守臣虛屈意以事訪于賓佐曹掾而爲賓佐曹掾者亦專專然不憚舉其守之缺者乃其
勢然也予觀近世之爲郡者多不知其勢之如此故鮮有能盡以事訪于其屬而爲其屬者亦鮮有能舉
上之缺設有能然者則往往驟取譴怒摔辱甚者萬方掇拾行事釀成其禍而去之以騁己之憤而遂其
非焉故今天下多不治之郡而朝廷有不審擇之過予嘗有憾于此也久矣每觀韓愈誌韓岌墓稱其父
紳卿爲楊州錄事參軍大衙會日舉崔圓之過曰公與小民狎至其家害于政圓驚謝曰錄事言是圓實
過乃自署罰錢五十萬則未嘗不反覆歎慕其賢焉及讀唐書紳卿則固無傳圓雖有傳然是事乃不列
于其中亦可惜也夫愈以文行賢後世必不輕其言過譽諸人其事可信無疑矣然而史不列之者豈其
有遺者歟故予輒取其事書于傳之後以補之噫古之遺者良多予獨區區以補此者是亦有爲而然也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張 耒

自古大臣權勢已極。富貴已充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爲身慮。自非大姦。雄包異志。與夫甚庸。鶩昏闕茸。鮮有不然者。然其爲慮也。實難不憂。思之不深。計之不工。然異日釁之所起。往往自夫至深至工。是故莫若以正。夫正者。操術簡而周。智者爲緒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雖怨仇不敢議之。況繼之者賢乎。郭崇韜於五代。亦聰明權智之士也。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姦人議已。而莊宗之昏。爲不足賴也。乃爲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爲后。而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於劉氏爲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溷。內聽婦言。爲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繆計。不過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謀之士。敗于謀。好辨之士。敗於辨。惟道德之士。爲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能究之哉。

題郇公詩帖

張舜民

我生不及郇公。而家有公選詩十卷。所選皆精。于時已信公之能詩也。迨觀此作爲信。然其文采深潤。與字書故同。當時非特郇公。大抵前輩皆若此。倘與今人語。必曰其文未甚高。其書未甚精。至其自秉筆命語。則鮮不戾者。藝顧如此。況其大者乎。苟率是求攻堅致遠之效。是以誤成事。

主父之事

張舜民

近歲渭南縣有田父。得宿藏于土中。凡七甕。水銀者二。金銀者五。金銀皆刻主父字。按漢主父偃以金敗。而至於殺其身。滅其家。今日乃知偃之死。非謬也。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苟卿曰。聲無遠而不聞。行無微而不彰。當偃之死。于今久矣。徒觀其事而不見其迹。猶未足以爲信。何以暴其數。

千年之後。今之人結交於戶牖之間。託物于苞苴之內。期于無人之境。投於夜半之時。欲人之不我知。真愚也哉。

龍井題名

秦觀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遺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雨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策杖並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于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上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辨才于潮音堂。明日乃還。

記殘經

李昭玘

南臺有利。有佛書數百卷。多唐季五代時所書。字畫精勁。歷歷可喜。按大藏經目。凡五千四百卷。今所存纔十一首尾可讀者。又無幾也。阿含經四卷。秦寧軍節度使齊克讓造。廣明元年。劉漢宏合黃巢侵揚州。高駢按兵不出。詔克讓屯汝州。會許州部將周公殺其帥薛能。克讓懼下叛。引其軍還。十二月。巢攻潼關。克讓復出戰。關外士飢。燒營以譟。克讓遽走入關。勢不能守。賊遂犯京師。昔王縉相代宗。或夷狄入寇。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爲禳厭。人事不修。而終以賊敗。嗚呼。將相大臣不能以身任社稷安危。而託浮屠氏以生死。負天下多矣。然辱國喪師。不罹誅殛之禍者。又何幸也。正法華經一卷。乾符六年。弟子女妙音書。禧宗既立。天下多亂。盜賊羣嘯。王仙芝搖毒於江湖。黃巢磨牙于閩粵。荒墟暴骨。不堪行路。士大夫

顧唐將亡。竄匿避禍。如觸罟網。畏死無日。閨門女子。區區媚佛以自救。亦可哀矣。大湮槃般若經。共三十卷。武寧軍節度使朱友恭造。友恭全忠養子。李彥威也。後爲龍武都統軍。與叔琮同殺昭宗。全忠亟誅之。以滅天下謗。此經天復三年所書。崔垂休召全忠誅宦官。韓全誨劫天子奔鳳翔。昭宗初不知謀。全忠既至。帝怒諭使還鎮。未幾復引兵薄城下。惡焰赫然。寢逼輿衛。強藩悍鎮。陰虞爛額之禍。進退首鼠。莫肯同出一手。以扶天步。全忠禍心滋大。欺天盜國。人共怨怒。友恭猶詭情佞佛。以厭天下耳目。使世無佛則可。果佛能報應人。則又將欺佛而盜禍。不亦愚乎。毗奈耶雜事一卷。德妃伊氏造。唐莊宗次妃。初神閔敬皇后。劉氏以微賤得立。歸賜于佛。性喜聚斂。貨財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士卒不得衣食。妃爲此經。豈非畏后所偈耶。後有印章曰。燕國夫人伊氏。蓋未進封時所制也。唐制太后皇之寶皆主之。未嘗用印。凡封令書。卽太后用宮官印。皇后用內侍省印。而夫人不聞有用印之禮。是時兩宮交通。藩鎮使者旁午於道。而恬小知禁。則夫人私自鑄。亦不爲僭矣。按五代史。稱德妃與韓淑妃居太原。普高祖反時。爲契丹所虜。不知是經何從至也。其餘中斷橫裂。虫鑿鼠齧。雨敗塵腐。無復完綴。想夫飄散蹂藉。炷燈拭案。補壞帷塞。屋漏者。又不勝其數也。釋氏之戒。能爲人寫四句偈。獲福無量。心生不信。頓抵干劫。今其怠弃如此。何頑頓之甚也。不然禍福自人不在於黃藤赤軸之間耶。余感其禍亂之迹。殘缺之餘。因書其事。聊寄其一嘆云。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格非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殺暹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

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也，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正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余故曰：園囿之興廢者，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以自爲，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跋薛唐卿秦鹽文

周行已

李斯篆世傳爲第一。學者莫不愛之。吾每見其書，幾不疾唾而却走者，何哉。謂夫人善成其君之過也。夫秦之君，其資亦未若桀紂之惡之甚也。而二三臣釀其君於不善，則又有甚焉者。嗚呼！斯乎。是嘗去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嘗殺公子扶蘇與蒙恬者乎。是嘗教其君嚴督責而安恣睢者乎。使其鹽不得傳者，斯人也。而其刻畫，吾忍觀之哉。顧唐卿猶區區珍藏之者，豈不欲傳，百世以爲監歟。吁！是何以監也。

書與賈明叔書後呈崔德符

田 畫

此書成與諸弟讀之，相對悲不自勝。嗟乎！身長七尺，氣塞天地，不能飽一母，富家僮僕，獸飫梁肉，吾道非耶。奚爲而至此。然折節售文章，真鄙夫事。此書遲遲未投，尙惜此也。其勢正如提孤軍，薄堅敵，矢窮力盡，餉道不繼，伏兵又從而乘之。當是時，不折北者鮮矣。公其籌之。

書張生客遺事

晁 詠之

祖宗以武定天下。至章聖時益厭兵。澶淵之役契丹之衆可覆而取也。縱其去不忍殺。自是不復言兵。封泰山祀沁陰天神降格。休祥並至。以文太平縉紳之士。以此相繼受爵秩于朝。將相大臣往往列於三公。侍從多至丞郎以上。其以武受賞者殆無其人。此主客公之功所以不錄。然公之名由然以顯。出入中外爲時名臣。蓋當時廷臣奉使于外者。舉天下三四十人耳。邦之大計總于三司。而諸道各有轉運使一人。其財賦調度。凡利之入悉歸之。其權比今爲甚重。每改使一道。輒推恩官其子若孫一人。其它禮遇稱此。蓋其部吏尊其使者。亦以此進。是時大臣多白首耆艾。加公十年之壽。以馴致公卿必矣。然則朝廷未嘗薄公之功也。論者見公一旦斷河橋。捕朱能。滅其凶骸。而賞不加。不知朝廷所以待士大夫者。固自有在。或比公仲連。辭封不願。其言美矣。然仲連縱橫辨士。眩奇於衰世。非公之所願學。嘗觀景德祥符以來。風俗淳厚。士大夫人人自重。有長者之風。公之不自言。其所以自處蓋甚厚。非有激而爲者。方其少時以經明動場屋。其爲吏以治劇名一時。大臣多薦公者。冠萊公知公尤深。然則公之所養可知。蓋自公繼其父光祿公起家。至公百有餘年。傳六世。世有人。其澤未艾。彼以尺寸之勢。自鬻於一時。過取爵位者。曾不旋踵。輒致隕敗。顧何以傳來世。然則天之所以報公亦甚厚。詠之官長安。公之曾孫介夫爲鄆令。間以事抵府。數相過。愛其溫厚儒雅。意其先世必有盛德之士。果得公遺事。爲攷其世而論之。卷終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二

樂語

教坊致語

勾合曲

勾小兒隊

隊名

問小兒

小兒致語

勾雜劇

放隊

教坊致語

勾合曲

勾小兒隊

隊名

問小兒隊

宋文鑑

卷第一百三十二

一七四一

王	王	王	王	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珪	珪	珪	珪	珪	祁	祁	祁	祁	祁	祁	祁	祁

小兒致語

勾雜劇

放小兒隊

勾女弟子隊

隊名

問女弟子隊

女弟子致語

勾雜劇

放女弟子隊

集英殿秋宴教坊致語

勾合曲

勾小兒隊

隊名

問小兒隊

小兒致語

勾雜劇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絳 絳 絳 絳 絳 絳 絳 珪 珪 珪 珪 珪 珪 珪

放小兒隊

勾女弟子隊

隊名

問女弟子隊

女弟子致語

勾雜劇

放女弟子隊

集英殿秋宴教坊致語

勾合曲

勾小兒隊

隊名

問小兒隊

小兒致語

勾雜劇

放小兒隊

勾女童隊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軾	軾	軾	軾	軾	軾	軾	軾	軾	絳	絳	絳	絳	絳	絳	絳

隊名

問女童隊

女童致語

勾雜劇

放隊

會老堂致語

哀辭

哭尹舍人詞

哀穆先生文

弔岳二生文

蘇明允哀詞

錢君倚哀詞

鍾子翼哀詞

哭李仲蒙辭

毗陵張先生哀辭代呂侍講作

王升之誄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歐陽脩

富弼

蘇舜欽

劉敞

曾鞏

蘇軾

蘇軾

文同

汪革

劉敞

教坊致語

宋 祁

臣聞璿杓東指。披寶典以開年。玉節南馳。重歡隣而講好。國美春臺之享。朝推宴俎之慈。用洽樂康。式昭熙盛。恭惟尊號皇帝陛下。紹承丕烈。奄宅中邦。坐黃屋以訓恭。擁綠圖而進道。五辰順理。九扈告豐。圓璧方琮。並薦精純之祀。巽風解雨。交流曠蕩之恩。五刑則解網畫冠。一尉則垂囊臥鼓。鴻休紹至。協氣翔臻。屬歲朔之中儀。加使華之修聘。爰開廣殿。胥慶佳辰。王人捧日以揚輝。方丈移山而獻壽。珍翠肅穆。碎表顯印。瑞藻躍魚。嘉鎬京之飲酒。翠梧傾鳳。應韶舞之縱金。式均蒙湛之仁。普詠叢雲之旦。臣濫巾法部。旅進神庭。切抃享期。敢進口號。千官星拱。侍凝旒。紫殿餘寒已暗收。日湛露華。浮宴席。天回春色。徧皇州。雲韶三闋。翔朱鷺。錦幕千層。舞翠虬。拭玉隣邦。通使節。萬齡亨會。慶洪猷。

勾合曲

宋 祁

玉色凝溫。盛慶儀于瑞日。葵心委照。同華宴于需雲。矧韶律以方融。顧羣萌之將達。宜陳備奏。用洽太和。徐韻宮商。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宋 祁

綵岫峇巒。爛仙葩於曉日。霞裾轉炫。疊華鼓于春雷。烏漏未移。鸞觴在御。宜進游童之列。俾陳逸綏之妍。上奉宸歡。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宋 祁

紫殿開慈宴。青衿綴舞行。

問小兒

宋 祁

便娟躡履。皆竹馬之髻齡。蹀躞交竿。盡蘭觴之雅飾。旣樂陶姚之化。盍陳象勺之因。進叩天階。雍容敷奏。

小兒致語

宋 祁

臣聞慶朔履端。儼鸞雍而四會。寶隣馳騁。拭虹玉以申歡。嘉乃禮成。眷茲作首。爰詔夏渠之饗。允昭交泰之期。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德總右文。功宣下武。順四時之和燭。濟萬世於夷庚。海不揚波。地無愛寶。屬以階寔肇曆。律鳳回春。順邦令以布和。脩國儀以行慶。承雲調露。方諧廣樂之音。酌飲陪殮。普適中衢之賜。洽歡心于萃鹿。暢羣抃于山黿。臣等雖愧妙年。同欣盛際。旣造規蒲之地。願陳秉翟之容。未敢自尊。伏候進止。

放隊

宋 祁

金徒漏改。玉辇巡周。旣殫雅舞之容。復罄歡謠之樂。宜遵矩步。歸詠雩風。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教坊致語

王 珪

臣聞高廩登秋。美黍盛之已報。需雲命燕。嘉飲食之維時。况寶曆之逢熙。復皇居之乘豫。樂與羣臣之飶。翕同萬物之和。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德邁前王。仁敷中寓。虎旗犀甲。韜兵武庫之中。桂海冰天。獻賚彤墀之下。邦有休符之應。民躋壽域之康。候爽氣于重霄。置清觴于別殿。下珍羣之鷓鷯。發和奏之笙鏞。于時日上扶桑。風生閭闔。度芝蓋于丹城。降金輿于紫闈。百獸感和。來舞帝虞之樂。羣生遂性。如登老氏之臺。固已追平樂之勝遊。掩柏梁之高會。臣繆參法部。獲望清光。靡揆才蕪。敢進口號。翠輦鳴梢。下未央千

官齊望赭袍。光霜清玉佩。中天響風轉。金爐合殿香。仙路忽驚蓬。鳥近晝陰偏。度漢宮長。年年萬寶登秋後。常與君王獻壽觴。

勾合曲

王珪

露泛帝觴。凝九秋之顛氣。星聯朝弁。燦初日之長暉。方魚藻以均歡。宜簫韶之合奏。宸遊正洽。樂節徐行。上悅天顏。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王珪

燕觴飛羽。方歌湛露之詩。廣樂撻金。已極鈞天之奏。宜命遊童之綴。來陳舞佾之容。上奉皇慈。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王珪

紅茵鋪錦屺。絳節引仙童。

問小兒隊

王珪

宸庭廣御。仰侔太紫之纏。鈞樂更和。曲盡咸英之奏。何處采髦之侶。輒趨文陛之前。必有所陳。雍容敷奏。小兒致語。

王珪

臣聞舜帝深仁。衆極慕羶之樂。周家盛德。時歌在藻之娛。矧逢下武之期。屢洽登年之瑞。張君臣之廣燕。煥今古之多儀。恭惟尊號。皇帝陛下。躬神容之姿。撫休明之運。禮樂兼于三代。文章邁于兩京。矧乃武庫韜戈。戎亭徹候。百蠻奔走。南踰銅鼓之鄉。萬里謳謠。西出玉關之路。今則清商應律。滯穗盈疇。奏肆夏之

音事軼元候之饗。詠嘉魚之什。禮交君子之歡。足以崇勝會于難追。騰頌聲於無既。臣等生陶醲化。謬齒伶坊。雖在童髦。嘗習舞干之妙。爭趨君陛。願隨樂節之行。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王珪

華旌炫影。觀童舞之成文。畫鼓收聲。識鈞音之終曲。助以優人之伎。卜爲清晝之歡。上懌宸顏。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王珪

銅壺遞箭。屢移宮樹之音。鷺羽充庭。久曳童髦之綵。旣闕韶音之奏。難停舞綴之容。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弟子隊

王珪

華簪照席。再嚴百辟之趨。寶幄更衣。復覩中天之坐。宜度仙韶之曲。更呈舞袖之妍。上奉皇慈。兩軍女弟子入隊。

隊名

王珪

宮錦祥鸞下。仙磬采鳳來。

問女弟子隊

王珪

金徒緩刻。延麗日於壺中。翠羽飛觴。醉流霞于天上。何仙姿之綽約。叩丹陛以踟躕。須有剖陳。近前敷奏。

女弟子致語

王珪

妾聞候迎霜降。屬百工之告休。歌起鹿鳴。見羣臣之合好。矧萬機之多豫。復千載之盛期。啓燕良辰。騰歡綿寓。恭惟尊號。皇帝嚮明紫極。儲思巖廊。邁三皇五帝之風。紹一祖二宗之烈。候亭相屬。不齋萬里之糧。

年廩屢登。又美曾孫之稼。時及授衣之候。民多擊壤之禧。廣慈惠于前儀。慶升平于茲日。玉觴盈醴。均流
湛露之恩。翠虬攢金。合奏洞庭之曲。感福休于靡極。召和樂於無窮。妾等幸遇昌時。預陳法部。舉聽鏗純
之節。來參蹈厲之容。未敢自尊。伏候進止。

勾雜劇

王珪

鸞拂宮茵。極七盤之妙態。鳳儀仙曲。終九奏之和聲。方鎬飲之窮歡。宜秦優之進技。宸顏是奉。雜劇來歟。

放女弟子隊

王珪

宮花剪彩。恍疑天上之春。海日啣規。忽覺人間之暮。宜整羽衣之綴。卻回雲鳥之遊。再拜彤庭。相將好去。

集英殿秋宴教坊致語

元絳

臣聞灑氣澄爽。當金飈沆瑒之時。岩廊穆清。乃黃屋燕間之日。肆陳廣惠。申惠庶工。慶盛世之熙隆。浹輿
情而鼓舞。恭惟皇帝陛下。九乾毓粹。三象儲精。丕承累洽之基。茂建大中之治。縱橫文武。聲教塞于天淵。
出入聖神。威靈震于戎狄。方且輯瑞而朝羣后。垂筴而揖三皇。光圖麗史之祥。紛綸而游至。軼漠踰沙之
貢。竭蹙以相趨。連獨化于陶鈞。寘懷生于仁壽。屬商燁之適暮。方歲物之順成。特御大庭。爰開高宴。動詔
蹕于丹禁。集朝簪于赤墀。美樂在陳。下九苞之鳳舞。嘉觴來上。騰萬歲之山聲。續卿雲復旦之歌。合湛露
晞陽之雅。臣等叨參法部。幸對威顏。上瀆聖聰。敢進口號。秋風闔闔。九門開。天上鳴鞘步輦來。萬樂筦
弦流紫府。千官簪佩集鈞臺。華胥雲霧凝仙仗。南極星辰入壽杯。既醉太平均五福。明良庶載詠康哉。

勾合曲

元絳

金鷄日爽慶嘉生登稔之祥玉座天臨宣惠宴均懽之澤宜按鳳韶之奏載賡魚藻之歌上奉宸嚴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元絳

簫韶迭奏通天地以均和簪組相趨協君臣之同樂宜命垂髻之侶來陳舞象之容徐韻宮商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元絳

舞羽虞庭樂歌雲沛水童

問小兒隊

元絳

廣樂張庭華茵匝地何爾童臚之侶來瞻宸扆之嚴必有敍陳分明敷奏

小兒致語

元絳

臣聞霜氣始肅登萬寶以順成金行當期奄四夷而率服乘蕭辰之爽澈開廣宴之光華親御九宸均懽百辟恭惟皇帝陛下至仁溥博盛德昭清獨觀萬化之源遐踵三皇之武振張禮樂垂玉度于區中摠攬英雄懽靈威于徼外神功廣運聖業永昌方黃屋之清居乘素商之令序肆瑤席于黼帳下瑀輿于紫闈壽筭九行懽聲動而六鼇抃鈞簫八闕和氣浹而丹鳳翔仰屬重熙誕膺多福臣等甫當髻髻幸閱聲明習戲康衢嘗爲于蹈舞進趨文陛願效於技能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元絳

疊鼓凝簫未已九成之奏。垂髻佩鞞暫分八佾之行。宜陳優戲之容。上奉威顏之樂。再更妙引。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元絳

金肯漏緩。玉案香濃。天洒千鍾。春簪紳之具醉。童衣五綵。促步武以將歸。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弟子隊

元絳

日轉彤墀。香飄黼座。宜旅陳于舞綴。以仰奉于宸懽。上悅天顏。兩軍女弟子入隊。

隊名

元絳

承雲鈞籟合。迴雪舞衣輕。

問女弟子

元絳

翠華日麗。玉殿風清。飄然妙舞之容。來此丹塗之地。帝暉在望。晝漏已移。必有敍陳。分明敷奏。

女弟子致語

元絳

妾聞周詩既醉。工歌均五福之祥。漢宴無譁。國禮重九儀之序。方戒肅霜之候。特推湛露之恩。百辟相趨。三靈共悅。恭惟皇帝陛下。握樞臨極。秉籙御乾。道昭五聖之光。孝奉兩宮之養。聰文若古。動雲漢之昭回。智武如神。馳雷霆之震赫。羌戎率服。稼穡阜成。當秋籥之澄凝。方政機之暇豫。轉清蹕于黃道。集華簪于赤墀。汎齊千鍾。共享衢尊之美。咸池九奏。具聞天籟之和。維茲燕愷之娛。屬是休嘉之會。妾等叨陪樂府。得踐宮塗。望咫尺之威。實欣于天幸。效躡躡之舞。願奉于宸懽。未敢自尊。伏候進止。

勾雜劇

元絳

舞佾徊翔。已奉建章之會。倡俳調笑。宜來平樂之場。上悅天顏。雜劇來歟。

放女弟子隊

元絳

香凝黼幄。聽玉漏之頻移。日轉文茵。顧霓裳之久駐。已盡七盤之妙。宜還三洞之遊。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集英殿秋宴教坊致語

蘇軾

臣聞天無言而四時成。聖有作而萬物覩。清淨自化。雖仰則于帝心。愷悌不回。亦俛同于衆樂。屬此九秋之候。粲然萬寶之成。吾王不遊。何以勞農而休老。君子如喜。則必大烹以養賢。恭惟皇帝陛下。孝通神明。仁及草木。行堯禹之大道。守成康之小心。華夷來同。天地並應。以謂福莫大于無事。瑞曷加于有年。南極呈祥。候秋分而老人見。西夷慕義。涉流沙而天馬來。嘉與臣工。肅陳燕俎。禮元侯以三夏。諧庶尹於九成。宗示御觴。聳近臣之榮觀。臚傳天語。溢兩廡之歡聲。臣等幸覲昌辰。叨塵法部。採謠言于擊壤。助矇眊之陳詩。仰奉威顏。敢進口號。霜飛碧瓦。尚生煙日。泛彤庭已集仙。藹藹四門多吉士。熙熙萬國屢豐年。高秋爽氣。明宮殿。元祐和聲入管絃。菊有芳兮蘭有秀。從臣誰和白雲篇。

勾合曲

蘇軾

西風入律。聞歌秋報之詩。南籥在庭。備舉德音之器。絃匏一倡。鍾鼓畢陳。上奉宸嚴。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蘇軾

皇慈下逮。罄百執以均歡。衆技畢陳。示四方之同樂。宜進垂髻之侶。來脩秉翟之儀。上奉威顏。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登歌依頌磬。下管舞成童。

蘇軾

問小兒隊

大君有命。肆陳管磬之音。童子何知。入筵工師之末。欲詳來意。宜悉奏陳。

蘇軾

小兒致語

臣聞天行有信。正得秋而萬寶成。君德無私。日將旦而羣陰伏。清風應律。廣樂在庭。占歲事于金穰。望天顏之玉粹。沐浴膏澤。詠歌太平。恭惟皇帝陛下。天縱聰明。日躋聖知。無一物之失所。得萬國之懽心。雖擊壤之民。固何知于帝力。而後天之祝。亦各抒其下情。臣等幸之齟齬之年。得居仁壽之域。詠舞雩于沂水。久樂聖時。唱銅鞮于漢濱。空慙俚曲。願陳舞綴。少奉宸懼。未敢自尊。伏候進止。

蘇軾

勾雜劇

朱絃玉瑄。屢進清音。華翟文竿。少停逸綴。宜進詼諧之技。少資色笑之歡。上悅天顏。雜劇來歟。

蘇軾

放小兒隊

回翔丹陛。已陳就日之誠。合散廣庭。曲盡流風之妙。歌鍾告闕。羽籥言旋。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蘇軾

勾女童隊

錦薦雲舒。來九成之丹鳳。霞衣鱗集。隱三疊之靈囀。上奉宸嚴。教坊女童入隊。

蘇軾

隊名

蘇軾

香灑浮繡屐。花浪舞彤庭。

問女童隊

蘇軾

清禁深嚴。方縉紳之雲集。仙音擘綏。忽簪珥之星陳。徐步香茵。悉陳來意。

女童致語

蘇軾

妾聞鈞天廣樂。空傳帝所之遊。閭闔清風。理絕庶人之共。夫何仙聖。靡隔塵凡。仰瞻八采之威。自慶千齡之遇。恭惟皇帝陛下。乾健而粹。離明而文。規摹六聖之心。人將自化。儀刑文母之德。天且不違。樂茲大有之年。申以示慈之會。虞韶既畢。夏籥將興。妾等分綴以須。審音而作。願俟上歌之闋。少同率舞之歡。未敢自專。伏取進止。

勾雜劇

蘇軾

絃匏迭奏。干羽畢陳。洽聞舜樂之和。稍進齊諧之技。金絲徐韻。雜劇來歟。

放隊

蘇軾

羽觴湛湛。方陳既醉之詩。鼙鼓淵淵。復奏言歸之曲。蛾鬢佇立。斂袂卻行。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會老堂致語

歐陽脩

某聞安車以適四方。禮典雖存于往制。命駕而之千里。交情罕見于今人。伏惟致政少師一德元臣。三朝宿望。挺立始終之節。從容進退之宜。謂青衫早並於俊遊。白首各諧于歸老。已釋軒裳之累。卻尋雞黍之期。遠無憚于川途。信不渝于風雨。幸會北堂之學士。方爲東道之主人。遂令潁水之濱。復見德星之聚。里

開拭目覺陋巷以生光。風義聳聞爲一時之盛事。敢進口號。上贊清歡。欲知盛集繼荀陳。請看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紅芳已盡鶯猶囀。青杏初嘗酒正醇。美景難并良會少。乘歡舉首莫辭頻。

哀辭

哭尹舍人詞并序

富弼

亡友河南尹洙字師魯。嘗爲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渭州。乙酉歲。謫官漢東。未幾稍遷于均。疾且革。訪醫南陽。以託范公。醫不效。遂沒焉。時予官汝上。又東徙乎盧。距其沒所遠甚。歎師魯之不得見。復不得撫其櫬。一祭其神。因追思其平生所可列。恨未有以卒其志。爲辭而哭之。嗚呼！人皆貴君實悴焉。人皆富君實窶焉。人皆老君實夭焉。吾知君爲深。是三者舉非君之志。則吾焉哭。哭必義。始君作文。世重淫麗。諸家舛殊。大道碎裂。漫漶費詞。不立根柢。號類嘯朋。爭相教甚。上翔公卿。下典書制。君子厥時。了不爲意。獨倡古道。以救其敝。時俊化之。識文之詣。今則亡矣。使斯文不能救其源而極其致。吾是以哭之。始君爲學。遭世乖離。掠取章句。屬爲文詞。經有仁義。曾非所治。史有褒貶。亦弗以思。君顧而歎。嫉時之爲。鈎抉六籍。潛心以稽。上下百世。指掌而窺。功不苟進。習無匪彝。今則亡矣。使所學不能信于人而用于時。吾是以哭之。惟文與學。二事旣降。充用而衷。豐于時窮。純深蘊積。資而爲德。行乎已而已。必裕。行乎家而家必克。今則亡矣。使賢者之行。不能移人心而化大國。吾是以哭之。積德旣成。道隨而生。謀罔不究。動必有經。列于庭。則以蹇諤見黜。蒞于邊。則以威懷取寧。才望旣出。讒嫉以興。酷罰嗣降。慍色不形。今則亡矣。使君子之道。

不能被天下而致太平。吾是以哭之。嗚呼師魯。君生于時。實惟恢音。鍾此具美。謂必有光大以奮。康濟是期。胡旣厚其稟。而反速其萎。凡粵中蘊。百無一施。豈茫茫下土。天亦有所不知耶。將冥冥上穹。人固非其所司耶。何惡不必覺。而善不必視。忠良而天險。狼而耆。汨淆參錯。顛倒乖睽。天其或者。世不欲常泰。人不欲常熙。吾疑夫激者之論差。不得而信之。第于師魯哭無已。而一哭而慟。再哭而咽。三哭而魂離。四哭而腸絕。蘇而復哭。哭又不足。聊以寫吾之哭聲。而寓于辭。庶不泯沒于陵谷。

哀穆先生文

蘇舜欽

嗚呼穆伯長。以明道元年夏。客死於淮西道中。友人蘇叔才子美。作詩悼之。遣人馳弔之。痛夫道不光。予又次其一二行事。以鑑于世。爲文哀之。先生字伯長。名脩。幼嗜書。不事章句。必求道之本原。皆記士徒無意熟習。評論之性。剛介。喜于背俗。不肯下與庸人小合。願交者多固拒之。議事堅明。上下古今。皆可錄。然好詆卿弼。斥言時病。謹細後生。畏聞之。又獨爲古文。其語深峭宏大。羞爲禮部格詩賦。咸平中舉進士。得出身。調秦州司法參軍。牧守稱其才。武郡者惡之。又嘗以言忤武郡者。守病告。武者私黠吏。使誣告先生。賂具獄。聚左證。後召先生。使衆參考之。由是貶池州中道竄。詣闕下。叩登聞鼓。稱冤。會武郡者死。復受譴于朝。後累恩。得爲蔡州參軍。先生自廢來。讀書益勤。爲文章益根柢于道。然恥以文干有位。以故困甚。張文節守毫。毫之士豪者。作佛廟。文節使以騎召先生作記。記成。竟不竄士名。士以白金五斤遺之。曰。枉先生之文。願以此爲壽。又使周旋者曰。士所以遺者。乞載名于石。圖不朽耳。旣而亟召士讓之。投金庭下。遂俶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嘗語之曰。寧區區糊口爲旅人。不爲匪人辱吾文也。天聖末。丞相有欲置爲學

官者。恥詣謁之。竟不得。嘗客京師南河邸中。往往醉。暮歸。過地。如不省持者。夜半。邸人猶聞其吟誦。喟嘆聲。因隙窺之。則張燈危坐。苦讀。執卷誦達曙。用是貸其資。母喪。徒跣自負。槨成葬。日誦孝經喪記。未嘗觀佛書。飯浮屠氏也。識者哀憐之。或厚遺之。則必爲盜取去。不然且病。或妻子卒。後得柳子厚文刻貨之。售者甚少。踰年積得百緡。一子輒死。將還淮西。遇病。氣結塞胸中不下。遂卒。噫。吁。天之厭文久矣。先生竟以黜廢窮苦終其身。顧其道宜不容于世。然由賦數奇。隻常罹兵賊惡少輩所辱困。其節行至死不變。有孤儒且幼。遺文散墜不收。伯長之道。竟已矣乎。初先生死。梁堅自解以書走上黨。遺子欲訪其文。俾子集序之。去年赴舉京師。歷問人終不復得一篇。惟有任中正尙書家廟碑。靜勝亭記。徐生墓志。蔡州塔記。皆平昔所爲。又不足成卷。今舅氏守蔡。以書使存其家。且求所著文字。未至。間作文哀之道。不勝于命。命不會于時。吁。嗟。先生竟何爲。

弔岳二生文

井序

劉 敞

今年有詔州郡皆立學。乃命處士有不受學者勿舉之。其受學者吏爲設員。程日夜不休。有疾病慶弔。輒書其日。爲後按昧。當償之。滿日如律令。乃可與。岳有兩生。自下邑辭其親而來。爲博士弟子。旣久。告歸。當渡洞庭時。方大風不可渡。兩生畏失期而吏黜之。遂渡溺死。予悲其意而弔之。其文曰。蓋君子道而不徑。舟而不游。所以爲孝也。彼洞庭之天險兮。夫何二子之乘舟。路幽昧以不顧兮。委死生其若浮。自古皆有死兮。子獨失身乎江流。意有所恨兮。而曾不得其由。魂放蕩而無歸兮。骨沉潛而不收。父母悲于堂上兮。妻子號乎中洲。諒行險之來患兮。信徼幸之爲尤。且使子而無學兮。又安得此之憂。是以君子溺名。小人

死利。夸者沒權。貪夫踣勢。豈獨二子兮。吾又以悲于今之世。競進之爲悅兮。靜退之爲愚。干祿之爲敏兮。守節之爲迂。一世之皆然兮。固若人以喪軀。昔重華之事。賤兮。躬乘耒乎歷山之下。受帝禪而不喜兮。夫孰欣于進取。乘沅湘以南征兮。吾知華之絕汝。生汎汎而無名兮。死惻惻而終古。故君子審乎自得。安乎幽貞。道德爲爵。仁義爲榮。不以貴故學問。不以賤故自輕。悠悠兮江波。奈何乎二生。

蘇明允哀詞

并序

曾鞏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爲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復爲文。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諭。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以余之所言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歎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于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于此。於應接酬酢。萬事之變。事雖錯出于外。而用心于內者。未嘗不在此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遊京師。今參知政事歐陽公。脩爲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于是三人之文章。盛傳于世。得而讀之者。皆爲之驚。或歎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于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旣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用爲祕書省校書郎。頃之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于是三人者。尤見于時。而其名益重于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輔臣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爲文。有集二十卷。行于世。所集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更定諡法二卷。藏于

有司。又爲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明允爲人聰明辯智。遇人氣和而色溫。而好爲策謀。務一出己見。不肯躡故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于功名也。二子軾爲殿中丞。直史館。轍爲大名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喪歸喪于蜀也。旣請歐陽公爲其銘。又請余爲辭以哀之。曰。銘將納之于壙中。而辭將刻之家上也。余辭不得。乃爲其文。曰。嗟明允兮。邦之良氣。甚夷兮。志則疆。閱今古兮。辨興亡。驚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決大河兮。嚙浮桑。粲星斗兮。射精光。衆伏玩兮。彫肺腸。自京師兮。泊幽荒。矧二子兮。與翱翔。唱律呂兮。和宮商。羽峨峨兮。勢方颺。孰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遊兮。汴之陽。維自著兮。暉煌煌。在後人兮。慶瀾長。嗟明允兮。庸何傷。

錢君倚哀詞

蘇軾

大江之南兮。震澤之北。吾行四方而無歸兮。逝將此焉止息。豈其土之不足食兮。將其人之難偶。非有食無人之爲病兮。吾何不可。獨徘徊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有美一人兮。瞭然而瘦。亮直多聞兮。古之益友。帶規矩而蹈繩墨兮。佩芝蘭而服明月。載而之世之人兮。世捍堅而不答。其何喪兮。超方揚而自得。吾將觀子之進退。以自小兮。相行止以效清濁。子奄忽而不返兮。世混混吾焉則。升空堂而挹遺象兮。弔凝塵于几席。苟律我者之信亡兮。吾居此其何益。行傍徨而無徒兮。悼捨此而奚嚮。豈存者之舉無其人兮。遼遼如晨星之相望。吾此年而三哭兮。堂堂皆國之英。苟處世之恃友兮。幾如是而吾不亡。臨大江而長歎兮。吾不濟其有命。

鍾子翼哀詞 并序

蘇軾

某年始十二。先君宮師歸自江南。曰：吾南遊至虔。有隱君子鍾君。與其弟槩。從吾游。同登馬祖巖。入天竺寺。觀樂天墨迹。吾不飲酒。君常置醴焉。方是時。先君未爲時所知。旅遊萬里。舍者常爭席。而君獨知敬異之。其後五十有五年。某自海南還。過贛。上訪先君遺迹。而故老皆無在者。君之沒。蓋三十有一年矣。見其子志仁。志行志遠。相持而泣。念無以致其哀者。乃追作此詞。君諱棐。字子翼。博學篤行。爲江南之秀。歐陽永叔。尹師魯。余安道。曾子固。皆知之。然卒不遇。以沒。儂智高叛嶺南。聲搖江西。虔州曹觀。欲籍民財爲戰守備。謀之於君。君曰：智高必不能過嶺。無事而籍民。民懼且走。觀曰：如緩急。何曰：同舟遇風。胡越可使爲左右手。況吾民乎。不幸而至于急。則官與民爲一家。夫孰非吾財者。何以籍爲。觀悟而止。虔人以安。其詞曰：崆峒摩天。章貢激石。致兩確。高深相臨。悍堅相排。涵嶽嶽。是故其民勇而尙氣。巧襲斲。而其君抗志厲節。敏於學。矯矯鍾君。泳于德淵。自澡濯。貧不怨天。困不求人。老愈愨。嘉言一發。排難解紛。已殘剝。吾先君子南游萬里。道阻邈。如金未鎔。木未繩。墨玉未琢。君於衆中。一見定交。陳禮樂。曰：子不飲。我醪甚甘。醜此濁。覽觀江山。扣歷泉石。步榮確。先君北歸。君老于虔。望南翔。我來易世。池臺旣平。墓木握。三子有立。移書問道。過我數。我亦自首。感傷薰心。隕涕渥。是身空虛。俯仰變滅。過電雹。何以寓哀。追頌德人。詔後覺。

哭李仲蒙辭

文同

懔懔栗兮臨清秋。懷忿憤兮紛予憂。拂其弭兮久復留。念將焉適兮升高丘。問胡然兮予之思。絀予心兮不解以繆。謂遐闊兮願如其宮。悵西南兮川塗緬脩。已忽寤兮往嘗以此計。蓋子之生于世兮。期爲已休。萬感芸然兮。盡予之中。魄幹漂潰兮。索其若抽。念子一去兮。不可以復見。顧子之于道兮。尙胡爲而此謀。

欲子似兮取友。但寥寥兮安求。孰識子兮子深。當何人與侔。彼徒以文行兮爲子之高。其不爲賤正體而貴餘肱。如刻畫兮妄以累子。類神珠兮覺天球。如子之末兮尙可以表世。其不能究者兮彼又何尤。已矣乎。子之存兮在予憶。子之疾將何時而可瘳。斂予恨兮暮來歸。煙雲飄蕭兮奉子以愁。

毗陵張先生哀辭

并序代呂侍講作

汪革

毗陵有隱君子曰張先生。孝弟脩于家。忠信行于友。而聲名聞于人。達于遠近。當世之鉅公偉人。莫不聞之。有過毗陵而不造先生之門者。人以爲恥。平居蕭然自得。凡世人之所趨而向者。先生不一經意。至接世俗而與之酬酢。則無一毫不中節度。人委之以事。未嘗以難易爲解。有造之者。爲設尊酒。一笑相樂。亦未嘗不欣然也。有勸之仕者。推挽雖甚力。終不應。固非若前世隱遁之士。事詭激。甘槁薄。靡悴于山。硯水。厓。窮居獨遊。使影響昧昧不聞于人。然後爲高也。而未嘗崇飾小節。要鄉黨宗族之譽。自少力學于古書。無所不窺。而時發于爲詩。語皆清新。出人意表。其善于筆札。天佐也。當世士大夫欲銘述其先人功德。圖不朽于後世者。得先生書以爲榮。旣壯長。益放棄世事。遂以終其身。是可謂君子也已。先生諱舉。字子厚。用叔祖天章公_多之奏。補郊社齋郎。治平四年甲科。調睦州青溪主簿。先生初無意于仕。又無兄弟之助。獨養其親。故力取科第以慰親志。旣得。又不忍舍朝夕之養。而從祿于他郡。朝奉君亦安于小官。不汲汲于先生。遂不赴青溪。終其身。人不能相吏。後用近臣薦起爲潁州學官。復不就。其後孫莘老胡完夫。范淳夫。及外臺交薦其能。蘇子瞻亦數言于朝。於是勅郡縣以禮遣。蓋將用之也。先生終不屈。嗚呼。今死矣。予以天章公壻。自先生幼時。已異其爲人。而親厚之。先生亦喜從吾兄弟遊。及長且老。凡四五十年間。其相

與之意益以篤。有自東南來者。先生未嘗不導之以見予。予與之書。雖寸紙皆藏之。故其死也。予哭之尤哀。曾祖祕給事中。祖益之。尚書郎。父次道。朝奉郎。其先江南人。給事爲李氏不能用。故亡。隨李氏入朝。以直道受知于祖宗。朝奉君仁孝慈祥。兄死。其孤猶己子。不欲遠去。屢以筦庫請于朝。終不大用于時。先生之節。蓋朝奉君成就之爲多。詞曰。維古制行。必中庸兮。出處用舍。道之從兮。降及末世。戾不通兮。首陽柱下。更拙工兮。山棲木茹。初無庸兮。鳥獸之羣。烏可同兮。偉哉先生。蹈厥中兮。達不苟進。退不窮兮。以仁爲爵。峻且崇兮。祿雖不富。義君豐兮。忠信孝友。施家邦兮。載瞻眉宇。心則降兮。激貪敦薄。助教風兮。固非亂倫而潔躬兮。惠泉遼遠。山複重兮。窅然其深。如有容兮。桂枝相繚。舊青葱兮。先生之廬。今一室兮。目極東南。涕沾胸兮。伸之以詞。寫予衷兮。

王升之誄

并序

劉 跋

維政和二年五月壬戌。鉅野王君升之卒于京師。七月丙辰。返柩于鄆。鄉人所厚善。皆會哭。其孤兒孟博出臨。終書二紙遺余。言岨不幸病且死。妻弱子幼。恐此骨流落。不得下從先人。伏惟哀憐。與諸賢經紀之。書凡百餘字。語無錯繆。問其家言病甚。棺斂皆自營。將絕。付囑後事。情不悲哽。既授書其子。教以面達余。狀遂奄忽。不能言。余屬皆哭盡哀。因相與定計告其家。以八月乙酉。葬先墓之丙穴。囊囊中空。無有。賣屋未卽售。合凡賻贈得錢九萬五千。乃使斲石治穿。買椽席灰葦。諸下裏物事。皆前爲之。如期而窆。君黃州翰林公之元孫。寶文公之子。少不羈。旣長。學問尤邃。漢書效李長吉爲詩。有致。思葬其親。至破產。雅不喜熾齋。又體羸多疾。日事藥餌。因積貧。簞得官未及赴。疾亟。壽財四十有一。惟前悲哀稱述。必借文字。乃

作誄以見意。其詞曰：大鈞無垠，一播萬殊。靡生不遂，條達紛敷。孰戕爾根，隆夏隕枯。哀衆若人，亦孔之辜。偉君高門，一世楷樞。遺烈言言，休聲吳吳。爰及穆考，養德豐腴。維君妙齡，孔鸞將雛。踵武前脩，建旆禮輿。逢辰清明，駕言馳驅。疇或柅旃，罔所適徂。機心日灰，驕色自勦。名到仕版，自候里閭。優游卒歲，文史爲娛。毓草蓺木，畦苑躊躇。良朋萃止，肴設醴粲。退察其私，盎不宿儲。寧獨貧攻，亦復病拘。蕭然壁立，副是形穠。休文革帶，計月有餘。幼安絮帽，當暑不除。乳石斷下，糜粥充虛。長爲散人，庶以全軀。云胡遠行，旅舍窘拘。沉疴頓劇，顛倒醫巫。東野後事，孝權遺書。豈無他人，顧以屬余。嗚呼哀哉，壯心兮摧頽。白日兮須臾，永遠兮昭代，不淪兮幽墟。大暮兮何晨，冥行兮空居。娶婦兮嗷嗷，幼子兮呱呱。誰與兮晤歌，譎誑兮夔魑。謂君兮非存，君墨兮猶濡。謂君兮非亡，君屋兮誰廬。折芳馨兮素華，湛玉瀝兮清醑。況思君兮不見，攬涕淚兮歔歔。嗚呼哀哉，塞物化之徂遷。慨有生之迷途，何神爽之泰定。臨驚懼而弗渝，遵寧宅于先丘。寫幽憤于素旛，庶無愆于遺託。君亦不昧夫所知。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三

祭文

祭薛尚書文

歐陽脩

祭尹子漸文

歐陽脩

祭尹師魯文

歐陽脩

祭蘇子美文

歐陽脩

祭范公文

歐陽脩

祭杜公文

歐陽脩

祭石曼卿文

歐陽脩

祭丁學士文

歐陽脩

祭吳大資文

歐陽脩

祭孫僕射文代諸朝賢作

宋 祁

祭孔中丞文

石 介

祭僕射王沂公文

尹 洙

祭梅聖俞文

劉 敞

告伯父殯文

劉敞

祭范穎州文 仲淹

王安石

祭吳冲卿相公文

王安石

祭杜待制文

王安石

祭薛尚書文

歐陽脩

景祐之元。公初解政。雖告于家。而疾未病。若脩之鄙。散辱公知。公于此時。欲以女歸。公德方隆。謂當再起。齊大之昏。敢辭以禮。天不整遺。公薨忽然。其後二年。卒追前言。生死之間。以成公志。掛劍于墓。古人之義。公敏于材。剛毅自勵。不顧不隨。以直而遂。命也在天。位則難期。惟其行已。敢言是師。有罪之身。竄逐囚拘。生不及門。葬不送車。致誠薄奠。因道終初。

祭尹子漸文

歐陽脩

嗚呼。天於萬物與吾人。孰愛憎而薄厚。其生未始以一齊。其死宜其有天壽。苟百年者亦死。則短長之何較。惟善人之可喜。謂宜在世而常存。曰仁者壽兮。是亦愛之者之說。謂善必福兮。得非以已而推天禍福吉凶。至理難通。雖聖人亦曰命。而罕言兮。豈其至此而辭窮。壽夭置之。吾不能問。嗟乎子漸。吾獨有恨。我不見子於今幾時。自子得懷。始有見期。子不能來。我欲亟往。子今安歸。我往何訪。昔我在朝。諫官侍從。職當薦賢。知子不貢。朋黨之誣。苟避讒諷。兩相知而以心。謂尺書之不用。遂聲音之永隔。哭不聞而徒慟。嗟此奠之一觴。本冀歡言之可共。往莫及兮。難追哀以辭而永送。

祭尹師魯文

歐陽脩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狖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于其間兮。遂卽萬鬼而爲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厄艱屯。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捨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旣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于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于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尙幼。未足以付子。而世人藏之。庶可無虞。墜失。子于衆人最愛子文。寓辭千里。侑此一鱗。冀以慰子。聞乎不聞。

祭蘇子美文

歐陽脩

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嘆。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于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尙可破碎。子于窮達。始終仁義。唯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

祭范公文

歐陽脩

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圓。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公爲好。訐公曰彼善。公爲樹。朋公所勇。爲公則躁。進公有退。讓公爲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桷。椳傾巢破。斲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爲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諡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祭杜公文

歐陽脩

士之進顯于榮祿者。莫不欲安享于豐腴。公爲輔弼。飲食起居。如陋巷之士。環堵之儒。他人不堪。公處愉愉。士之退老而歸休者。所以思自放于閑適。公居于家。心在于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達旦不寐。或憂形于色。如在朝廷。而官有責。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爲樂。退不忘天下以爲心。故行于己者。老益篤。而信于人者。久愈深。人之愛公。寧有厭已。壽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路嗟咨。況于愚鄙。久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送不臨穴。哭不望帷。啣辭寫恨。有涕漣漣。

祭石曼卿文

歐陽脩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于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于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

尺產靈芝而九莖。柰何荒烟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鷲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啾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鼯。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壘壘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情。

祭丁學士文

歐陽脩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于不善。然後爲賢。子之美才。懿行。純恕。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問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慙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衰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脩身而俟。擾擾奸愚。經營一世。迨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爲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未見于南邦。使不遭罹于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爲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

祭吳大資文

歐陽脩

惟公以孔孟之學。晁董之文。佐治三朝。始終一節。顧惟庸繆。敢啓光塵。而金門玉堂。早接雋遊之末。紫樞黃閣。晚陪國論之餘。雖出處之略同。在進退而則異。余實衰病。久思返于田疇。公方盛年。宜復還于廊廟。豈期白首。來哭素帷。飲酒百杯。尙想平生之意氣。寫哀一奠。不知涕淚之縱橫。

祭孫僕射文代諸朝賢作

宋 祁

嗚呼。圓方相函。有奧有清。稟乎粹靈。賢人挺生。筌宰相期。有睽有遇。值其嘉會。盛烈斯舉。允矣我公。懿德乘時。摠是二美。蔚爲人師。齊風泱泱。洙浴閭閻。弱齡就傅。典學書紳。巾箱篋積。油素紛綸。神宗御天。擢首儒先。所立卓爾。其聲褻然。一命筮仕。十銓密啓。緩袂緇帷。繙經壁水。禮有愛羊。河無渡豕。我冠兩梁。我紱斯皇。進陪朝禮。兼侍藩房。諸家去聖。詆謀奪攘。空言秕稗。異制桁楊。公憤若時。毅然含章。層堦發墨。塞路摧楊。洗洗學徒。終知嚮方。章聖臨馭。神庭構宇。命公待詔。軒然鳳舉。邦實上賢。人榮稽古。鯁亮摩切。優游博裕。匪尺是枉。伊柔弗茹。前疎宸帷。叩頭省戶。砥刃以須。袞章輒補。謀之其臧。弊庶遄沮。帝念烝黎。連翩出麾。奉行細札。褰去垂帷。神明樹政。樂職聞詩。居則率俸。去而見思。乃踐諫雷。乃官瑣闥。長君繼明。進階貳卿。追鋒趣召。燕席光亨。宣室清問。華光授經。有猷有爲。弗猥弗并。典常墳大。武戒湯銘。誦言必對。嘉猷是經。曰首魁壘。與世作程。銀臺崇崇。公閱其封。牧騶耳耳。公專厥使。或司綿蕞。或教國子。惟公得之。異乎求之。截河弗溷。道凝靡虧。大車而載。秋陽以輝。鴻飛冥冥。不慕繪弋。公居法從。志澹慮□。抗章引年。闔門謝客。上所固留。願焉弗獲。龍筦納言。得請東藩。奎鈎灑翰。宴學申恩。亦命四近。賦詩贈言。臥閣踰歲。乞骸去位。春坊傳席。菟裘仙里。疏受揮金。式宴以喜。廣德掛車。貽孫及子。天且佚老。君能知止。嚮用五福。與善則常。公明且哲。宜壽而昌。天乎弗淑。萎哲殲良。莞簞占命。忠言孔彰。玉輝金相。掩此不揚。人彘代矩。今也云亡。士類相弔。朝家憫傷。恤恩告第。躡書密章。高明令終。微公孰當。某等或奉緒言。或麻大庇。遊藩蒙潤。挹流疏穢。平日函文。今茲交臂。拘此宿官。永乖薄酌。有李成蹊。有碑墮淚。遐齋令芳。庶展哀懷。嗚呼哀哉。

祭孔中丞文

石介

昔公爲諫議大夫知兗州。臣僚有以詩千篇獻上者。執政者卽請進爲龍圖閣直學士。上曰：千首詩豈若孔某一言。卽日拜公龍圖閣直學士。公再爲中丞。風格益峻。及公沒。劉平戰死于陣。讒賊害忠良。誣奏平非戰屈。乃叛耳。天子怒將夷平家。平家皆靡就闕。冤號道途。逢騶唱中丞來。平家將扣中丞馬言其事。兩街賣販兒以數千。嘆曰：徒往訴耳。是非孔中丞者。平家慟哭而止。噫。至尊極者君。至愚暗者民。尊極則不信。愚暗則難開。非公至忠。豈能動尊極耶。非公至誠。豈能感愚暗耶。動乎尊極。感乎愚暗。公之道格乎上下矣。嗚呼。公之生也。君稱之。公之死也。人感之。公之道全于死生矣。夫道格于上下爲著。全于生死爲難。舉是二節。公之道充于天地之間矣。大冬殘臘。風號雲咽。節物慘淡。心肝摧折。爐烟氤氳。樽酒冷烈。享誠不享味。公來降茲。

祭王沂公文

尹洙

景祐初。公臨洛師。某在幕府。公以才敏見目。數被器使。議獄處事。某或依違其言。公必丁寧勗以正道。及公再秉大政。嘗以身事。有請門下。公莊色厲辭。不少恩假。某始懼中慊。終則大悟。嗚呼。凡公語言。雖因事見誨。然公在大位。默不敢傳。公今薨謝。輒錄以自思。一言之誣。天實鑒之。以衰服不獲備故吏之列。情禮莫伸。嗚呼哀哉。

祭梅聖俞文

劉敞

謹以清酌庶羞。祭于聖俞二十五兄之靈。乃者鄰幾病革。君往問之。退而過我。相對嗟咎。我視君色。異于

他時自爲君診。勸君從醫。君雖我信。其中猶疑。明日大饗。四方來賀。奉觴上壽。嘉客在坐。百辟相趨。敢或私臥。賜食上前。謹懼已過。疾果大作。仆不能起。俗醫控搏。以表爲裏。中涓外乾。翁翁如燬。勢一大跌。不得中止。俯仰晨夕。遂有生死。痛駭驚呼。曷云能已。孰謂旬日。殺二賢士。嗚呼哀哉。物固有生。生固有命。豈曰君子。獨天其性。君子文學。信于友朋。君子孝友。鄉黨是稱。仕不過榮。壽不百齡。一至于此。何其不平。喪還故鄉。義從此訣。哭送道周。情豈能絕。

告伯父殯文

劉敞

古者庶人之喪。鄰里執事。其在士千里赴義。及其送葬。塗潦毋避。焉有至親。而或不至。某獨不幸。受命典城。戎馬是司。匍匐不能。不哭于堂。不祖于庭。窆不復土。虞不奉牲。回望萬里。悲號失聲。門外之治。王命實行。蓋古亦云。不卽人情。於奠陳詞。以昭哀誠。

祭范潁州文

王安石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開。尹帝之都。閉奸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口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詞。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曾曾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爲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醜河江。以灌尋尺。宿臧自解。不以刑加。猶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弦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獠狂。敢齧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于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寧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

既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禮讓。至于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保。亂穴除荒。官吏于朝。士變于鄉。百治具脩。偷惰勉強。彼闕不遂。歸侍帝側。卒屏于外。身屯道塞。謂宜耆老。尙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于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廐庫逾空。夷其色辭。傲訐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弊綈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堙于深。孰鏗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哭馳辭。以贊醪羞。

祭吳冲卿文

王安石

嗚呼公命在西。長我一時。公先我苗。我後公萎。中間仕宦。有合有離。後我所踐。公輒仍之。出則交轡。處則連攘。坐肘則並。行肩則差。豈願敢及。天實我貽。公之停蓄。及所設施。有誥有誄。亦有銘詩。又將有史。傳所不疑。我旣憊眊。何辭能爲。婚姻之故。唯以告悲。

祭杜待制文

王安石

士恥無材。恥不脩身。身脩而材。有不及民。凡世可願。於公皆有。孰窹其年。不使難老。貴者善防。其有孰窺。公心豁豁。不置墻帷。有挾易驕。不難拒善。公義所在。服之無賤。惟以時施。宜以每成。又況於公。強果以行。物貴於時。常以其少。悲矣子思。我如其久。鍾山北蟠。江落而東。完厚密牢。萬世之宮。其歸孰知。愚與在此。酌公以文。以配銘史。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四

祭文

祭韓欽聖文

祭曾博士文

祭王深甫文

祭歐陽少師文

祭王平甫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魏國韓令公文

祭任師中文

黃州再祭文與可文

祭范蜀公文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

穎州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滕大夫母楊夫人文

王安石

王安石

王安石

曾鞏

曾鞏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祭柳仲遠文二首

再祭亡兄端明文

爲家君祭呂申公文

祭知命弟文

祭彭江州文

代范樞密祭溫公文

代祭劉貢父文

祭張生文

祭王樞密文

祭范忠宣公文

祭呂申公文

祭王和甫文

祭范德孺文

祭陳了翁文

祭程伊川文

祭鄭庭誨文

蘇軾

蘇轍

程頤

黃庭堅

曾肇

曾肇

曾肇

張舜民

張舜民

陳瓘

鄒浩

田晝

畢仲游

游酢

張繹

毛滂

祭韓欽聖文

王安石

嗟爲君兮邦之特目。揚秀兮顏髮澤。紛百家兮並涉。超獨懷兮道德。博蕩蕩兮無畛。寬恂恂兮莫逆。出當官兮發論。使權彊兮累息。年何尤兮止此。祿不多兮誰嗇。具壺觴兮酌哭。攀喪車兮啓夕。豈獨愁兮吾僚。隱多聞兮諒直。顧笑語兮已矣。冀來嘉兮魂魄。

祭曾博士文

王安石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圯。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尙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析。唯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徃侑奠觴。

祭王深甫文

王安石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受命于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爲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旣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卽死。吾何能久。搏胷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爲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尙知否。

祭歐陽少師文

曾鞏

惟公學爲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發。醇深炳蔚。體備韓馬。思兼莊屈。垂光簡編。焯若星日。絕去刀尺。渾然

天質辭窮卷盡。含意未卒。讀者心醒。開蒙愈疾。當代一人。顧無儔匹。諫垣抗議。氣震回通。鼓行無前。跋扈非恤。世僞難勝。孤堅竟空。紫微玉堂。獨當大筆。二典三謨。生明藏室。頓挫彌厲。誠純志壹。斟酌損益。論思得失。經體慮萌。沃心造膝。帝曰汝賢。引登輔弼。公在廟堂。尊明道術。清靜簡易。仁民愛物。斂不煩苛。令無迫猝。棲置木索。里安戶逸。檀斂兵革。天清地謐。日進昌言。從容密勿。開建國本。情忠力悉。卯未之歲。龍駕騰歎。再拯大艱。垂紳秉笏。乾坤正位。上下有秩。功被社稷。等夷召畢。公在廟堂。總持紀律。一用公直。兩忘猜昵。不挾朋比。不虞訕嫉。獨立不回。其剛仡仡。愛養人材。獎成誘掖。甄拔寒素。振興滯屈。以爲己任。無有廢咈。維公平生。愷悌忠實。內外洞澈。初終若一。年始六十。懇辭冕黻。連章累歲。乃愈所乞。放意丘樊。脫遺羈縶。沉浸圖史。左右琴瑟。氣志浩然。不陋蓬蓽。意謂百齡。重休累吉。還幹鼎軸。贊微計密。云胡傾殂。愍遺則弗聞。訃失聲。皆淚橫溢。慧冥不敏。早蒙振拔。言繇公誨。行繇公率。戴德不酬。懷情獨鬱。西望轎車。莫持綉紉。維公塋葬。德義譔述。爲後世法。終天不沒。託辭敘心。曷能髣髴。嗚呼哀哉。

祭王平甫文

曾鞏

嗚呼平甫。決江河不足以爲子之高談。雄辯吞雲夢。不足以爲子之博聞。強記至若操紙爲文。落筆千字。徜徉恣肆。如不可窮。祕恠恍惚。亦莫之係。皆足以高視古今。桀出倫類。而況好學不倦。垂老愈專。自信獨立。在約彌厲。而志屈於不伸。材窮於不試。人皆待子以將昌。神胡速子於長逝。嗚呼平甫。余昔相逢。我壯子稚。間託婚姻。相期道義。每心服於超軼。亦情親於樂易。何堂堂而山立。忽泯泯而騰駛。計皎皎而猶疑。淚泑泑而莫制。聊寓薦於一觴。纂斯言而見意。

祭歐陽文忠公文

蘇軾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善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庇。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與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恠雜出。舞鱸鱒而號狐狸。昔公之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嗚呼哀哉。

祭魏國韓令公文

蘇軾

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或司之。不約而會。既生堯舜。禹稷自至。仁宗龍升。公舉進士。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方將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赦。授公鈇鉞。往督西旅。公於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殿大邦。恩威並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羣后奏功。罔底于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邴。二帝山陵。天下悸懼。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功成而退。三鎮偃息。天下嗷然。曷日而復。畢公在外。心在王室。

房公且死。征遼是卹。嗚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祿。喪我宗臣。我有黎民。誰與教之。我有子孫。誰與保之。巍巍堂堂。寧復有之。公之云亡。我無日矣。慟哭涕流。何嗟及矣。昔我先子。沒于東京。公爲二詩。以祖其行。文追典誥。論極皇王。公言一出。孰敢改評。施及不肖。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見謂。父子昆弟。並出公門。公不責報。我豈懷恩。惟此涕泣。實哀斯人。有肉在俎。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我言。嗚呼哀哉。

祭任師中文

蘇軾

允義大夫維蜀之珍。詩之老成。易之丈人。去我十年。其德日新。庶一見之。遽沒元身。惟慥與軾。匪友則親。自丙以降。昔惟州民。旅哭于庭。惻焉酸辛。禍福之來。孰知其因。自壽自夭。自屈自信。天莫爲之。矧凡鬼神。生榮死哀。自昔所難。持此令名。歸于九原。

黃州再祭文與可文

蘇軾

嗚呼哀哉。我官于岐。實始識君。方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氣方剛。談詞如雲。一別五年。君譽日聞。道德爲膏。以自濯薰。藝學之多。蔚如秋蕢。脫口成章。粲莫可耘。馳騁百家。錯落紛紜。使我羞歎。筆硯爲焚。再見京師。默無所云。杳兮清深。落其華芬。昔執我黍。今熟其饋。嘖漓歌呼。得淳而醺。天力自然。不施膠筋。坐了萬事。氣回三軍。笑我皇皇。獨違垢紛。俯仰三州。眷戀桑粉。仁施草木。信及麋麇。昂然來歸。獨立無羣。俛焉復去。初無戚欣。大哉死生。悽愴蒿焄。君沒談笑。大鈞徒勤。喪之西歸。我竄江濱。何以薦君。採江之芹。相彼日月。有朝必曛。我在茫茫。凡幾合分。盡此一觴。歸安于墳。嗚呼哀哉。

祭范蜀公文

蘇軾

嗚呼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畦而種之。有得皆賢。既歷三世。悉爲名臣。今如晨星。存者幾人。孰如我公。碩大光明。導日而昇。燦焉長庚。死生契闊。公獨壽考。天實耆之。以殿諸老。二聖嗣位。仁義是施。公昔所言。略行無遺。維樂未和。公寢不寧。樂成而薨。公往則瞑。凡百君子。願公無極。胡不萬年。以重王國。責難之忠。愛莫助之。嗟我後來。誰復似之。吾先君子。秉德不耀。與公弟兄。一日之少。窮達不齊。歡則無間。豈以閭里。忠義則然。先君之終。公時在陳。有夢告行。晨起計聞。先友盡矣。我亦白髮。聞公之喪。方食哽咽。堂堂我公。豈其云亡。望公凜然。猶舉我觴。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

蘇軾

嗚呼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無所歸。散而自賢。我是用懼。日登師門。既友諸子。入拜夫人。望之愀然。有穆其言。簡肅之肅。文忠之文。雖無老成。典刑則存。何以嗣之。使世不忘。諸子惟迨。好學而剛。夫人實使。兄弟吾孫。徼福文忠。及我先君。出守東南。往違其顏。病不能見。卒以計聞。自歛及葬。餽奠莫親。匪愧于今。有覲昔人。寓詞千里。侑此一樽。

穎州祭歐陽文忠公文

蘇軾

嗚呼軾自齟齬。以學爲嬉。童子何知。謂公我師。晝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爲拊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羣。我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闊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譁。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入拜夫人。羅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

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見穎人。穎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清潁洋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

祭滕大夫母楊夫人文

蘇軾

嗚呼。士盛慶曆。如漢武宣。用兵西方。故西多賢。惟時滕公。實顯于西。文武殿邦。尹范是齊。功名不終。有命有義。我時童子。知爲公喟。四十餘年。墓木十圍。乃識其子。傾蓋不疑。忠厚具文。前人是似。秉心平反。慈訓則爾。仰止德人。如岡如陵。升堂而拜。猶愧未能。豈其微疾。一慟永已。胡不百年。以慰其子。壽祿在天。考終非亡。鵲巢之應。子孫其昌。

祭柳仲遠文二首

蘇軾

嗚呼哀哉。我生多故。愈老愈艱。親朋幾人。曰代日遷。逝者如風。訃來逾年。一慟海徼。摧胷破肝。痛我令妹。天獨與賢。德如召南。壽甫見孫。矧我仲遠。孝友恭溫。天若成之。從政有聞。富以學術。又昌以言。久而不試。理豈其然。崎嶇有求。凡以爲親。雖不負米。實勞且勲。知止于此。不如歸閑。哀我孤甥。生如內顏。銜痛遠訴。誰撫誰存。逝者已矣。存者何冤。慎勿致毀。以全汝門。慰我仲遠。永歸之魂。嗚呼哀哉。我厄于南。天降罪疾。方之古人。百死有溢。天不我亡。亡其朋戚。如柳氏妹。夫婦連璧。云何兩逝。不愆遺一。我歸自南。宿草再易。哭墮其目。泉壤咫尺。閔也有立。氣貫金石。我窮且老。似舅何益。易其墓側。可置萬室。天定勝人。此語其必。

再祭亡兄端明文

蘇轍

嗚呼。惟我與兄。出處昔同。幼學無師。先君是從。遊戲圖書。寤寐其中。曰予二人。要如是終。後迫寒飢。出仕

于時鄉舉制策。並驅而馳。猖狂妄行。誤爲世羈。始以是得。終以失之。兄遷于黃。我竄于筠。流落空山。友其野人。命不自知。還復簪紳。俛仰幾何。寵祿遄臻。欲去未遑。禍來盈門。大庾之東。漲海之南。黎蠹雜居。非人所堪。瘴起襲帷。颺來掀簷。臥不得寐。食不暇甘。如是七年。雷雨一覃。兄歸晉陵。我還潁川。願一見之。乃有不然。瘴暑相尋。醫不能痊。嗟兄與我。再起再顛。未嘗不同。今乃獨先。嗚呼我兄。而止斯耶。昔始宦遊。誦韋氏詩。夜兩對床。後勿有違。進不知退。踐此禍機。欲復斯言。而天奪之。先壟在西。老泉之山。歸骨其旁。自昔有言。勢不克從。夫豈不懷地。雖郊廓。山曰峨眉。天實命之。豈人也哉。我寓此邦。有田一廛。子孫安之。殆不復遷。兄來目西。於是盤柏。卜告孟秋。歸于其阡。潁川有蘇。肇自兄先。

爲家君祭呂申公文

程頤

嗚呼公稟則異。得天之粹。遴茲昌辰。出爲嘉瑞。生而富貴。處之無累。幼而聰明。充之能至。學旣知真。仕則爲道。出入屢更。險夷一操。二聖臨御。人望是從。起藩入輔。命相冊公。平日視公。靜默恂恂。國論所斷。一言萬鈞。謂公無位。位爲相臣。謂公得志。志存未伸。然公心如權衡。所以無間言於率土。德如山嶽。所以致敬心於人主。從容語默之間。人孰量其所補。胡上天之不弔。不一老之愍遺。淵水無涯。將孰求於攸濟。百身莫贖。爲有識之同悲。嗚呼哀哉。羸老餘生。辱知有素。二男論忘勢之交。不偶無酬知之路。阻臨穴以仲哀。姑託文而披露。想英靈兮如在。監丹誠而來顧。

祭知命弟文

黃庭堅

君歿荊州。我在萬里。歿後四月。始聞訃音。旣無孤惇。恃有兄弟。夫旣喪我。君不能年。自我哭君。頭髮盡白。

英風豪氣。窟此一棺。拊棺長號。殆無生意。公私之計。身有所糜。既難以歸。舟車可慮。乃得吉卜。旅殯僧坊。雖遠至親。理則安寔。無驚無恐。扶將上輿。絕慟一觴。君其尙饗。

祭彭江州文

曾肇

嗚呼器資。忽不見其安之乎。孰爲天生斯人。而止於斯乎。人固忌子之獨立。天亦責子之不詭隨乎。不然。何以壽不躋於六十。位不過四品。卒泯默而無施乎。嗚呼器資。凡世可貴。學問文章。言語政事。有一于茲。足高土類。而泥居今行古。蹈義依仁。衆人所趨。而視若無有。舉世所背。而仔肩以身。檻穽當前。而不避。曾何得喪之足云。此固聖賢之自任。豈止度越於時人。至若孝友著於閭門。信義行於鄉閭。處榮悴而無虧。臨死生而不亂。可謂內外全德。始終一貫。實橫流之砥柱。宜大廈之棟幹。柰何道未行於當世。福未及於生靈。忽飄流於下國。遂天關於脩齡。去此昭昭。卽彼冥冥。有志不就。銜恨泉扃。惟自立之卓偉。亘萬世如日星。彼一時之苟得。譬熠燿之與長庚。嗚呼器資。末俗陵遲。朋友道熄。許與之分。切磋之益。衆皆弛弛。子獨汲汲。我生昏愚。與世殊適。惟子好我。論心莫逆。我先我後。子爲羽翼。我有過咎。子爲藥石。子今云亡。有善誰責。豈無他人。莫如子直。嗚呼器資。念者太學相從之初。綢繆繾綣。二十年餘。中間省闈。並典贊書。出入風議。惟子子俱。子如飛黃。豈受罟拘。有言不用。去不須臾。我亦遭讒。自請州符。跡有乖隔。心焉弗殊。去歲京城。子留我北。中情莫宣。相視默默。我行未幾。子亦南遷。孰云契闊。曾不經年。尺書未達。已隔終天。寢門一慟。有淚如泉。嗚呼器資。子訃之來。我適罪逐。相念平生。了然在目。匍匐欲往。身有羈束。千里寓辭。以代號哭。

嗚呼天祚有邦。昇之元龜。篤生我公。爲世父師。夷齊之清。淵騫之德。子產之惠。叔向之直。人擅其一。足以成名。公兼衆德。乾乾不寧。九流百家。金匱石室。鈎索沉隱。裁其失得。根抵治亂。經綸皇極。作爲文章。有書秩秩。玄圭大裘。望之肅然。冬暘夏冰。赴者爭先。仁英兩朝。鏗鏘厥聲。國有正人。折姦于萌。荏染柔木。求直於繩。我公盡親。君心則寧。烈烈神考。體貌有德。公獻有可。巖巖翼翼。言有未用。不敢受爵。深衣幅巾。歸休於洛。公則休矣。四方顛蹶。君子野人。泊于它邦。聞風懷歸。于父子兄。天施不齊。或怨寒暑。公獨何施。四海一譽。元豐末年。國有大事。穆穆文母。宥我神嗣。爰立作相。媚于神人。我公在庭。其重萬鈞。士賀于朝。民歌于廩。農慶於野。兵休於邊。燠爾慄寒。養其飢孱。無瘠于飢。無休于田。培其本根。枝葉則茂。豈曰我作。憲章惟舊。於赫聖考。左右上帝。休公子家。實遣聖子。卷耳思賢。夙夜周京。不惑不疑。成此太平。公之去來。人之戚嬉。人之戚嬉。帝之從違。豈人事耶。天實爲之。純仁不才。辱公之深。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惟公我知。洞達表裏。采其所長。謂或可使。申結義好。丘山不移。匪我則然。公實取之。泚泚清洛。獨樂之園。嘉華春敷。修竹夏寒。清酌修然。我招我從。琅琅嘉言。有銘在躬。朝偶之人。備位樞機。入與國論。獲親風規。六七年間。爲益不貲。私祈白首。從公以歸。憂勞傷生。公旣遘疾。庶幾有瘳。卒相王室。國祠旣誓。公以喪聞。我心之悲。不獲至門。入哭于室。公旣大斂。終天之情。不一見面。人生有死。如旦夜耳。曾子將沒。知免而喜。公身旣修。公志旣畢。旣壽令終。無有其失。有如公者。古今萬一。任重道遠。稅駕茲曰。庶幾念此。以紓我悲。猶有鬼神。實聞我辭。

代祭劉貢甫文

張耒

嗚呼子之強學博敏超絕一世肇自載籍孔墨百氏太史所錄俚問野記延及荒外陰陽鬼神細大萬殊一載以身下至律令老吏所疑故事舊章在廷不知有問於子歸如得師直貫傍穿水決矢飛一時書林衆俊並馳滿堂賢豪視子塵揮逸足奇毛不受絏羈擯守列郡吏民畏思治盜宛胸不事誅斬他嚴見欺子愛不犯中斥于南人憂子怡歸來白首晚職訓詞子之來歸亦既疾病惟其精明猶足以永誰云如子竟止斯耶國失君子善人之嗟方其盛時弛不得張亦既有遭而蠱其強誰與子仇敗子百世雖然今日竟何有亡惟我與君同年進士申以婚媾兼恩與義平生笑談樽席安喜其當在耶臨此酒馘

祭張生文

張舜民

嗚呼學者所以去鄉里離父母妻子甘淡薄盡勤勞繼晷夜而不息者知患其道之不至而不患乎身之不安也身安可以學道知愛其道以亡其身亦蔽之深者也而吾子既死矣其知之乎否耶然諫諍之臣死於朝廷疆場之臣死於敵國吾子死於庠序其志一也有雖凶而無咎者吾子之謂乎嗚呼吾子年猶未壯敏而好學死乎數千里之外母老而失所養妻寡而失其依晚節末路委爲窮人天道固如何哉是可悲也已

祭王樞密文

張舜民

夫物有自小而致大積卑而致高唯豫章之材數年而過百尺騏驥之足一日而馳千里黃河發源而注海太華拔地而參天與夫命世之英特起之士布衣負公輔之望小官蘊廊廟之器一旦遭時遇主建功

立業。奸邪望風而屏息。賢者引類而彙征。朝廷以之治安。禮樂由是興起。則豈特豫章騏驥黃河之太華比也。其公之謂乎。唯公少而居家。則膺令名。長而出任。則有公望。乘時設施。自州縣之卑。數年之間。致位二府。危言大節。懍動天下之耳目。明而可見者。著以爲甲令。隱而不露者。杜患於未形。披榛攘棘。正路廣開。大奸雄懟。束手竄身。歷觀先世以來。固有以兵武而克禍亂。定策而安邦家者。率皆塗炭驅除。糜爛而後止。曾未若雍容於簾箔之前。啓迪於方幅之內。興利除害。如醫者以毫芒之鍼。刀圭之藥。愈膏肓沈痼之疾。不知其工妙之端也。宜其天下爲之矚目。二聖謂之有功。孟子自謂放淫辭。詎誠行以承三聖。程公之力。較公之才。固不在孟子之下。然才高則多嫉。位隆則招殃。曾不旋踵。讒言遽興。未及中年。百疾交作。二聖方隆之眷。而有云亡之嘆。八十待養之親。而嬰哭子之情。善人堂堂。擯死略盡。爲國家者。將何賴焉。始猶疑之人事。今日乃知天祿自天。復何言哉。嗚呼。公之存不能共。致其力。公之歿不能一哭其門。徒然予知。有愧古昔。遣詞揮淚。靈乎歆哉。

祭范忠宣公文

陳 璣

昔文正公在仁祖時。忠於謀國。衆正所依。心虛而明。照了不疑。先事而慮。告如著龜。兩遭勅榜。益奮不移。外禦元昊。數蹈禍機。國勢旣安。奚恤我危。考公行事。尤也似之。安不擇地。難不敢辭。至於言兵。則曰不知。豈曰爲異。各遵其時。不述其跡。是乃無違。三年邊改。生事者誰。蔡相南行。公獨救之一勝。一復。其兆在茲。公可以默。又進忱辭。人亦有言。公爾忘私。孰能臨義。捨安取危。一斥四年。盲廢始歸。天子哀憐。拜命涕洟。其心不盲。意有所施。人願公留。爲帝龍夔。病不能對。人所嘆咨。天子曰。呀。疾尙可爲。錫以上劑。臨遣國醫。

丁寧訓飭。速療勿遲。云何不淑。竟止於斯。嗚呼哀哉。公果已矣。舉世思公。公不來矣。人之於公。有合有睽。聞公之歿。朕者亦悲。情隔生死。公論乃出。悲公之人。始自今日。臨終不昧。忍死有述。小其一身。大我王室。置小恤大。自初訖終。可使聞者。勸而作忠。太宗征遼。喬死不忘。公之所慮。奚獨一方。願惜生靈。願合朋黨。願爲宣仁。一洗誣謗。願正其事。願辨其人。願以中道。行帝之仁。嗚呼哀哉。言惟心聲。孰無此聲。孰有此誠。神器雖大。如人之形。愛養胃氣。可以保生。陽明之經。徧於四體。呼吸之間。無有不差。左絡連右。首脉應趾。中經流行。寧有定位。彼執一者。棄異取同。異我曰偏。同我曰中。語各有心。心各有物。孰能審是。而不彼恤。公獨有言。繼者誰乎。公薨我悲。豈緣葭葦。公昔南遷。我在北陲。側身以望。心往從之。及公之還。我有言責。陳留雖近。欲往不得。平生想慕。獨未識公。見公之心。何必形容。文正歿後。公又亡矣。仲季方興。公復有子。其門益大。其道益光。公可無憾。我亦奚傷。

祭呂申公文

鄒浩

天祐上主。篤生我公。來對休運。爲今人鴻。面槐執璧。啓心而恭。衆方窟迫。公獨從容。爰有因革。論起如蠡。公徐一言。翕然以從事。已而默終日。斂躬若無所與。莫測胸中。但見百官。上下以功。但見四夷。車書以同。但見田野。年穀以豐。流離者復。憔悴者充。白顛黃馘。端若兒童。爰笑爰語。涵泳時雍。朝廷益尊。勳業益隆。殊尤俊偉。益振家風。人亦有言。孰不薦紳。維公秉國。始爲有臣。人亦有言。孰不是似。維公肯構。始爲有子。竊惟公初。信非凡人。情不聲色。學不空文。西山之清。孟軻之醇。德盛行高。孰與擬倫。如古寶器。如時慶雲。世獲覩者。倍萬懽忻。所以施設。如前所陳。公昔去位。君子怛傷。比登三事。交賀壺觴。宜其昊天。俾壽而康。

曷爲不仁。禍降非常。兩楹入夢。中台垢光。歲值龍蛇。遞爾云亡。業岌大廈。摧其棟梁。爰自二聖。遠極八荒。知與不知。失聲霑裳。顧如某者。頃在廣陵。辱公青眼。收之門庭。豈徒應格。薦其姓名。每及人物。猥賜題評。遂令踈賤。聞于公卿。重念參侍。屏息人後。未嘗請閒。敢祈公售。爾來日月。不爲不久。文章工乎。問學正不。公竟不問。不考其有。若爲憐之。久而益厚。仰惟此恩。山嶽在首。吉卜伊邇。將舉神匱。義當捨官。躬設雞酒。願莫之遂。視古則醜。寓茲一奠。以昭不苟。公騎箕尾。寧來欽受。

祭王和甫文

田 晝

惟公心符於跡。實稱其名。包含蘊蓄。見於力行。頃在并府。參訂機務。韓侯于宣。城彼西土。發民四萬。以踵其武。將臣依違。莫敢或悟。公曰不然。深入賊所。師干之用。茲亦焉取。振旅言旋。書可插羽。母空我師。祇以餌虜。我言有成。帝用嘉止。陟於陪屬。亦旣顯仕。士有險膚。寘人危機。娟彼技能。掇於文詞。童鷹孺嚙。羣舌毛起。公獨營之。卒免於死。明明天子。從諫如流。爰屬星變。直言是求。敢謂臣鄰。不臧其謀。厚歛竭作。變則有由。擢尹王畿。剖煩折微。游刀書驍。風飈靈飛。曾未百日。狴犴告空。夷人駭觀。邦史奏公。遺書上變。蔓延無辜。公摘其姦。弭於須臾。丘封萬計。終以不徙。請師文王。掩骼埋醜。乃發菟隱。乃治強梗。貴幸側目。權豪歛衽。遂躋丞轄。天子是毗。正人所倚。細民所腓。有夏多罪。天命徂征。鼠奔鳥竄。師老于行。皇帝震怒。載整其旅。簡期授材。恢我疆圉。內焉卿士。噤不一語。外焉方鎮。則惟所舉。公力如虎。公乃有陳。豈不來威。眷此下民。皇帝曰都。汝惟可信。一言罷師。天子神聖。其惠伊何。曰蠲其逋。其恕伊何。曰緩其獄。忠烈允著。仁風載穆。孰是勳庸。而不公屬。法吏沾沾。吹毛刻骨。陵藉衣冠。狐豕豕突。有如公者。致於彈文。竟坐焚墨。廢其

終身。粵雋在下。實公貽恥。勿俾堙沈。式穀以位。熾佞截截。心折膽落。嫉公居中。肆是讒譎。出領大邦。曰昇與青。周旋楊雍。晚殿于井。政尙寬大。存繆弔惇。肆靖我境。其隱如城。公在帷幄。恩威延延。彼蠢者羌。毋敢犯邊。施及卒伍。以至降虜。祝公百年。稽顙蹈舞。胡爲遇疾。奄見殂歿。疇昔起之。以定王國。於皇聖君。誰適謀矣。哲人云亡。梁木墮矣。蚩蚩之眚。靡所依矣。街祭巷泣。嗟何及矣。維昔不肖。往官江潰。龍襄鳳翥。始見偉人。平生知己。世無擬倫。執手上堂。得於逡巡。匪惟知之。抑又存之。保釐我躬。燕及其私。自時契闊。亦復流離。川塗阻越。夢寐懷思。旌旆北來。言適太鹵。迎拜霍丘。笑言如故。恩斯閱斯。公意愈隆。引真幕府。獻醜從容。謂公壽康。歸相天子。乃今冥冥。聲采頓委。大明在上。品物在下。巍巍堂堂。遽卽長夜。我心傷悲。公葬有期。念非古人。懷祿在茲。旒車髣髴。與公永遠。致彼薄奠。有愧公知。嗚呼哀哉。

祭范德儒文

畢仲游

曩歲識公。靈武之城。公貌旣偉。公氣亦英。黃河澣海。間關共行。公矜我戀。我知公誠。遂同夷險。期以死生。其後公顯。鐸鑄有聲。旣顯而貴。隱然大名。帥慶帥延。帥熙帥并。武夫悍卒。怖若雷霆。軍師老將。心服其寧。屬鞬聽命。甘從使令。四路十年。不知有兵。及公尹洛。以嚴輔明。下教旣悉。擿伏亦精。洛城萬室。千里爲囿。家家畏公。如公是隣。宿姦巨猾。魂褫魄淪。擊斷取捨。莫知其因。遂皆斂手。以公爲神。凡人之情。僥倖苟得。公獨裁之。如穴被塞。凡人之情。好寬喜逸。公獨檢之。規矩繩墨。宜其不擇。而以爲病。乃獨懷公。式歌且詠。豈其施設。遠而難窺。人樂其大。而忘其私。不然則公。不足爲奇。矧公門戶。奕世顯榮。太師爲父。相轄爲兄。公又崛起。岌業崢嶸。宜繼三人。秉國之成。而公一廢。十有八齡。公廢于家。匪公匪卿。二邊倚重。猶如長城。

人言公復士夫倏興。人言公用夷虜震驚。公復之日。萬耳皆傾。復未之用。而公已薨。嗚呼哀哉。吉人今喪矣。胷中之奇包而往矣。威名氣像。豈可爲矣。予未小生。將何依矣。慟哭于野。出相送矣。追念平昔。恍如夢矣。嗚呼哀哉。

祭陳了翁文

游 醉

嗚呼陳公。萬夫之傑。大虛無塵。心疑知徹。經綸大猷。如挈裘領。灼知幾先。眇綿作曷。慮遠而知者疑。言危而弱者警。著龜有稽。可觀而省。嗚呼陳公。知事道而已。不知鼎鑊之臨其顛也。知徇國而已。不知陷穽之橫其前也。阨之白首。而氣愈和。蹙之死地。而志愈堅。處約彌久。妻孥裕然。畎晦念忠。頂踵利物。人疑其爲墨。平生拯飢。任重一身。吾知其爲稷行道之人。聞者心惻。意者天將降之大任。而空乏其身耶。意者吾君將追念其篤誠。發獨斷而收之以澤斯民耶。嗚呼。孰謂流離川途。邇迥萬狀。而淪於淮楚之濱耶。嗚呼。孰謂謀可以託心。膂力可以任股肱。而志願卒不伸耶。浩浩元精。慘不知其因耶。歲首之書。後訃而達。執書一慟。骨驚心折。嗚呼陳公。蓋將有哲人能盡知而賢之。有志士能慷慨而言之。有仁人能經紀其家而存之。有良史能具載其實而傳之。區區鄙詞。曷足以涉其流而泝其源乎。寓奠一觴。聊薦悃悞。東望傷懷。淚落橫臆。

祭程伊川文

張 釋

嗚呼利害生于身。禮義根于心。伊維此心。喪于利害。而禮義以爲虛也。故先生踽踽獨行於世。衆乃以爲迂也。維尙德者以爲卓絕之行。而忠信以爲孚也。立義者以爲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爲不可拘也。在吾先

生會何有意。心與道會。冥然無際。無欲可以係羈兮。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爲言兮。知言者識其要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伊言者反以爲病兮。此心終不可得而形也。維太山以爲高兮。日月以爲明也。春風以爲和兮。嚴霜以爲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乎數。或觀乎禮。學者賴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真。死其乃已。自我之見。七年于茲。含孕化育。以蕃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兮。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昔先生有言。見乎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繪乎丹青者。有七分之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之心。其猶可推。而今而後。將築室于伊洛之濱。望先生之墓。以畢吾此生也。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絕。則吾固不可得而聞也。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二三子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爲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誅而後徵。然而山頽梁壞。何以寄情。淒風一奠。敬祖于庭。百年之恨。并此以傾。

祭鄭庭誨文

毛滂

石梁鬱然。上有佳氣。下走清湍。昔聞異人。相携盤桓。寥寥至今。漁樵所安。尙意山閒。人必有異。下乃君廬。長廊甲第。記初識君。在稠人中。孤熊傲兀。知不可籠。一見傾蓋。定交尊俎。豈惟姻聯。氣則相許。子才闕茸。寡諧於世。所賴得君。差彊人意。奮然高談。氣蓋一座。有非吾曹。瞪目欲唾。君眞偉人。秀眉奇狀。使當卒學。仕必人上。退託於酒。日飲亡何。羽衣岸巾。枕麴而哦。小詩立成。晚更婉熟。不樸不圓。元和賸馥。揮金如土。結客如市。遠韻儵然。形骸之外。名利之徒。其隘如髮。敗意苦心。十居七八。開口一笑。人生能幾。君醉不知。

笑以沒齒。君年不足。行樂則過。胡用百憂。齒拙髮墮。曩子西征。相酌以酒。酣歌悲壯。起舞爲壽。予謂此別。行當來歸。當益釀酒。從君遨嬉。子歸酒熟。君不復臨。有佳風月。如聆車音。薦酒君堂。子目泫然。呼君不聞。是豈醉眠。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五

祭文

祈雨祭漢景帝文

祭城隍神文

祈雨祭漢高帝文

北嶽祈雨文

祭左丘明文

祭馬當山上水府文

諸廟謝雨文

福州鱔溪禱雨文

始定時薦告廟文

生擒西蕃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

禱雨社稷四首

祭戰馬文

謚議

歐陽脩

歐陽脩

歐陽脩

宋 祁

黃 晞

呂 誨

曾 鞏

曾 鞏

張 載

蘇 軾

蘇 軾

路 振

孫奭宣公議

宋 祁

張忠定諡議

劉 敞

趙億質諡議

劉 敞

陳執中諡榮靈議

韓 維

歐陽文忠公諡議

李清臣

范忠宣公諡議

鄧忠臣

祈雨祭漢高皇帝文

歐陽脩

吏有常職。來官于滌者。不三四歲而易也。神食于此。無窮已也。神與吏於滌人。孰親且久。孰宜愛其人之深也。滌人敢慢其吏。而犯吏法者有矣。未聞有敢慢神而犯威靈也。其畏信勤事於神也。吏於凡小且猶皆動。有法令約束。違則有罰。孰若神之變化不測。而能與民轉災爲福也。吏朝夕拜禱。彌旬越月。而無所感動。神之招呼風雲。開闔陰陽。而役使鬼物。頃刻之間也。今民田待雨急矣。吏知人力不能爲。猶竭其力而不得已。況神之易爲也。況滌人畏信勤事之久而親。神宜愛之。而又有可以轉災爲福。變化不測之能也。吏誰敢與神較。而某輒以此爲黷者。蓋哀民之急辭也。其政不善而召災旱。又以爲黷。神宜降殃于某。而賜民以雨。使賞罰並行而兩得也。民之幸也。某之願也。

北嶽祈雨文

宋 祁

自冬無雪。大寒不效。宿麥枯槁。涉春之仲。土債凍泮。天極愈高。暖氣蚤來。癘鬼挾疫。以中齊人。寒咳僵仆。

赭埃蒙田。耒耜弗施。夫家愁嘆。疾首無訴。坐待飢虛。臣荷二千石印綬。克長此邦。部九州軍地。幅員千里。民有不獲。匪臣孰司。臨政不敏。御下弗嚴。事神不虔。怨詛騰布。爲疾爲旱。職臣所召。向者已遣府從事。投訴祠闕。冀蒙嘉生。而涉月跨歲。大和閑鬱。終風連朝。雲合輒披。臣日夜自省。不知所救。惟身多罪。蔽暗懦愚。非帝所赦。不敢逃誅。斯民何辜。罹此亢厄。孩耄相持。驅就困窮。有仁如帝。而不垂閱。側聞古諸侯。祭境內山川。以山川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福庇其下。而血食之。自侯以降。養犧儲醪。踞伏進薦。或禴或嘗。不敢有貳。以能爲之主也。惟帝所宅。乃州之望。何材不取。何變不除。然則蓄而泄之。沛潤千里。振洗悛焚。奮張葉牙。滋液流浸。啓侑有年。是岳所以主。而州所以爲望也。人能事神。神能庇人。方窮而訴。必見哀情。物薄情豐。所恃至誠。

祭左丘明文

黃暉

噫嘻嗚呼。天地何私。鐘才特殊。曾羅萬象。器函八隅。堯形舜骨。禹步湯趨。巍巍左丘。千古德孤。周孱魯桡。玉石混渝。何王何侯。何主何奴。鬼哭朝陽。狐巢國都。丁艱憤辰。閉目涕裾。捉簡磨鉛。申杼踟躕。仲尼經之。神居緯諸。百王千法。電熠霞鋪。浮忠暴孝。竄姦磔諛。弗官而賞。弗斧而誅。雲龍譎詭。麟鳳怡愉。星紀二十。鱗如燦如。後俗荒醉。履捷迷途。跬步咫尺。荆棘扶疎。鄒夾公穀。不式不謨。侵官盜位。犯禁罹辜。指白爲赤。驚聳駭愚。太陽無色。殘燈有餘。惟聖作古。降聖異區。四子於是。析言厚誣。仲舒劉向。習異牽拘。病在膏髓。徒信皮膚。有漢後葉。方漏本書。子駿元凱。怒氣虹舒。赤地申力。橫流展圖。大年倏臻。平原罔虞。凜然千祀。清風襲子。時移事遠。迷終反初。陸淳啖趙。信吠空虛。黃腫成習。夸紫亂朱。方孩躑躅。作氣跣跣。骨幹葱弱。

吻齟乳濡。張脣哆齒。啗啗嘔嘔。狂聖姝厲。齊鑣並驅。蚓口蟬腹。性稟只且。張皇受納。毫芒碎銖。孰先而師。孰後而徒。更唱迭和。蠅喧螻吁。喧嘻嗚呼。有梟者子。食母含腴。有梟之士。爲儒賊儒。古人有法。礎爾之軀。少宰司寇。木偶屍蛆。柝劍尺鐵。土蝕階除。旁徨觀者。血迸睛枯。歲次庚寅。假道曹墟。秀領參天。苦霧冥紆。寤寐晷刻。矜蠻冥符。驚醒感嗟。肅齋造祠。酌水投文。噫嘻嗚呼。

祭馬當山上水府文

呂誨

惟神道靈水府。雄據長江。濟物利人。載在祀典。然風波重阻。帆檣交會。物貨貿遷者。商人之利也。又如冒官敗墨。侵漁下民。重裝以還者。貪吏之利也。是皆行險徼幸。日進千里。而不知其徑者。利汨於中。豈計於險易。一有傾覆。固其宜矣。至若臚尾相噬。率鍾致石。遠奉公上。固有期會。豈得已者。又況忠臣義士。忘軀報國。一言忤時。謫斥萬里。雖葬於魚腹。未厭仇人之欲。與夫徇福誠異趣爾。意天地設險阻。舟楫濟不通。皆有所謂。神據險阻。受國封爵。濟物利人。福善禍淫。乃其職爾。今狂蛟肆怒。乘風鼓浪。恣其覆沒。陸危若。是果威靈不能制耶。彼安濟者。皆其幸耶。某六年中。再得罪。沿沂上下者。四移麾晉陽。舟次于是。適值風濤。幾爲淪溺。三日未霽。故具牢醴。禱訴所誠。神其監焉。

諸廟謝雨文

曾鞏

吏之罪大矣。一切從事於謹繩墨。督賦役而已。民之所欲不能與。所惡不能去。自恕以竊食。不知其可媿。安能使陰陽和風雨時乎。故若某者。任職於外。六年于茲。而無歲不勤於請雨。賴天之仁。鬼神之靈。閔人之窮。輒賜甘澤。以救大旱。吏知其幸而已。其爲酒醴牲饗。以報神之賜。曷敢不虔。維神尚終惠之。使水有

年則神亦無窮有依于人。

福州鱗溪禱雨文

曾章

嗟呼旱也。誰則爲之。其其之稼。將槁而萎。嗷嗷之衆。曷望而依。爲閩屬者。寇賊之罹。逮其既附。我士已疲。餘醜成羣。百十睢睢。跳浪出沒。負力乘幟。亦有爲渠。諸偷所推。相望基布。未受罽羈。室家莫寧。遠近以疑。我畜以柔。亦震以威。從有法賞。不從係纍。或擾而序。或就纏徽。逮歲朔易。盪定無遺。山林夜行。笑語追隨。吾人卽安。含糗而嬉。士馬亦奮。桓桓駉駉。天子聖德。海邦是綏。維此海邦。初亦難饑。今宇寧矣。師征始歸。今食足矣。廩實尙微。若歲大熟。如梁如茨。如陵如坻。自公及私。獄無訟繫。里無盜闕。式于永世。方始在茲。今此大田。旣碩而齊。俾不卒成。孰忍爲斯。神有靈蹟。國人所祇。神有顯號。天子所躋。萎能起之。槁能澤之。胡能有餘。斂而不施。我用卜日。蚤駕以馳。卽告潭側。尙其聽之。攘除驕陽。騰雲曠霓。播爲甘液。霑洒淋漓。俾農有秋。百物具宜。熄偷與爭。長置刑笞。人於報事。豈有戮思。

始定時薦告廟文

張載

自周衰禮壞。秦暴學滅。天下不知鬼神之誠。繼孝之厚。致喪祭失節。報享失虔。狃尙浮圖。可恥之爲。雜信流俗。無稽之論。世代寔久。習爲厥常。載私淑祖考遺訓。聖賢簡書。歲恥月慙。朝僨夕惕。比用瞻拜。愧汗不容。自安竊自去秋以來。稍罷無謂節名。閭閻俗具。一用拜朔之辰。移就新薦。然而四時正祀。尙未講脩。禮謂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祭用四孟。薦用仲月。載於秩命。乃視天子中士。當用四仲。擇日申薦成禮。故議自今春二月爲始。決用四時分至之日。舉行常儀。然尙懼採擇之未明。恬俗之易駭。或財用不足。或時不

得爲未免雜用麩味燕器。參從近事。遽爾變創。要之所安。恭惟考妣恩明。尙賜矜享。間有未盡。仍幸稍益。改脩方歲之初。不敢不告。惟賜鑒諒。幸甚。

生擒西蕃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

蘇軾

大獮獲禽。必有指縱之自。豐年高廩。孰知耘耔之勞。憬彼西戎。古稱右臂。自嘉祐末。木征擾邊。至熙寧中。董氈方命。於赫聖考。恭行天誅。非貪尺寸之疆。蓋爲民除蠱賊。遂建長久之策。不以賊遺子孫。而西蕃大首領鬼章。首犯南川。比連拓拔。申命諸將。擇利而行。旋開徧師。無往不克。吏士用命。爭酬未報之恩。聖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網。已於八月戊戌。生擒鬼章。頡利成擒。初無渭水之恥。郅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冤。謹當推本聖心。益修戎略。務在服近而來遠。期於偃革以息民。仰冀威神。曲垂昭鑒。

禱雨社稷四首

蘇軾

噫我侯社。我民所恃。祭于北墉。答陰之義。陽亢不反。自春徂秋。迄冬不雨。嗣歲之憂。吏民嗷嗷。謹以病告。錫之雨雪。民敢無報。

右社神

神食于社。蓋數千年。更歷聖王。訖莫能遷。源深流遠。愛民宜厚。雨不時應。亦神之疚。社稷惟神。我神惟人。去我不遠。宜軫我民。

右后土

農民所病。春夏之際。舊穀告窮。新穀未穉。其間有麥。如暘得涼。如行千里。弛擔得漿。今神何心。恚此雨雪。

敢求其佗。尙憫此麥。

右稷神

惟神之生稼穡。是力。廩身爲民。尙莫顧惜。矧今在天。與天同功。招呼風雲。孰敢不從。豈惟農田。井竭無水。我求於神。亦云亟矣。

右后稷

祭戰馬文

路振

咸平中。契丹犯高陽關。執大將康保裔。略河朔而去。天子幸魏。遣特將王榮以五千騎追之。榮無將材。但能走馬。以馳射爲事。受命恆怯。數日不敢行。伺賊渡河而後發。賊有剽淄齊者。數千騎尙屯泥沽。榮不欲見敵。遂以其騎略界河南岸而還。晝夜急馳。馬不秣而道斃者十有四五。天子憫之。遣使收瘞焉。因作祭文曰。

房駟之精。降爲驪駉。泉水呀風。流沙激霆。虎脊孤聳。龍媒鷲鸞。丹髦曉霞。的額秋星。萐方著幹。宜乘旋膺。巉臙角起。方背珠明。爾其絕塞草荒。八月隕霜。毛縮蹄研。筋舒脈張。獸惡恐噬。虬獐欲驤。噴沙散沫。千里飛雪。戎人負紉。武士索鐵。前遮後突。雷動地裂。忽挽一而制百。終伏撾而授綬。戎官劬劬。歲入券書。蹄踵纍纍。通乎鬼區。名駒大駟。銜尾入塞。勞其酋長。節以駟僧。蜀錦吳繒。積如丘陵。馬歸於我也重。幣入於彼也輕。於是絡黃金之羈。浴天池之波。鼓鬣雲衢。弄影星河。或踈而齧。或鯁而叱。蠹蠶申禁。駟駿何多。帝念神物。來經遠道。閱之于內殿。養之于外阜。飲以玉池。秣之瑤草。窮冬虜塵。入我河澗。羽書宵飛。龍馭北巡。

選仗下之名馬。屬閩外之武臣。瑠戈電燭。禁旅星陳。授以長策。帥以全軍。將士怒兮山可擘。猛馬哮兮虎可咋。何嘍暗之無勇。反遷延而避敵。冰霜淒淒。介甲而馳。不飲不秣。載渴載飢。駿馬餒死。行人嗟咨。委天骨於衢路。返星精於雲霧。報主恩之無及。齊戎力而何誤。生芻致祭。弊帷成禮。瘞于崇岡。全爾具體。馬如有神。知帝之仁。嗚呼。

諡議

贈尙書右僕射孫奭諡議

宋 祁

博士宋祁議曰。僕射清明莊重。體柔而用健。暢和吸粹。儲爲英華。在布衣韋帶。有深沈不器之韻。緩玦彈冠。賓于王門。是時宋興四十餘歲。天子上文嚮學。開太平之原。薪標髦士。充布臺闕。而未有卓然以儒名家。僕射由經生博貫前載。乃以詩之多識。書之知遠。易之肆而隱。春秋之婉而微。禮之肅雍。樂之易良。參勸講授。爲薦紳倡。始執據聖道。洸汰羣疑。斗杓所建。遂成寒暑。珩璜所觸。自然宮徵。歷官上庠。居爲時宗。旣而籍內禁閑。踐諫省駁曹之任。入進其熟。出詭其辭。批鱗罔憚。職袞無闕。在蹇王臣。匪躬。在說命朝夕。納誨。惟僕射舉之。愛莫助之。屬今上濬明厥初。物色舊老。實膺丹書之問。進對華光之塗。用階告猷。式克躋聖。桓榮稽古。寬中眇論。惟僕射有之。是以似之。及宸幄歸道。安車稅駕。天文襲餞。士倫嗟挹。俾耆而艾。以歿元身。大君廢朝。行路相弔。賻布所須。一出長府。密章加等。昭飭下泉。信乎令終之高顯。大雅之明哲矣。謹按諡法。體和曰宣。善問周達曰宣。如僕射處躬彌沖。在醜忘競。不居物累。不爲盜憎。其讓如范宣。其慎如子孺。能體和矣。內治家事。外施邦政。接士無貌言。祝神無媿辭。協用通介。時其進退。能居中矣。行成

束脩節貫華皓。終以碩望。顯升師臣。其所薦士。皆足以經哲秉猷。敷賁皇極。遜遠時譽。常如不及。以年得謝。嚮考終之福。生平素守。鮮如晨葩。信善問矣。建白紬次百餘篇。傳經見義。質聖行遠。藏于冊府。副在家禮。推明則董仲舒。博洽則劉向。其周達矣。節惠知行。請諡曰宣。謹議。

張忠定諡議

劉敞

太常禮院諡故禮部尚書張公曰忠定。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同判吏部南曹劉敞覆議曰。尚書布衣之時。任俠自喜。破產以奉賓客。而借軀報仇。往往過直。及讀書爲文。折節受學。則爽厲明白。務求道真。至於策名試吏。倣儻奮發。思自見於世。不令已失時。蓋有古賢之風。而神宗聖考。知人善任。使每盡其用。雖專斷於外。而上不疑。此其所以感激慷慨。能成功名者也。夫英偉卓犖之人。固自負其材。可以意氣忠信結。而不可以祿位貨利取也。尚書再在蜀。及佗臨洩。皆朝廷所倚重。或兵荒之餘。而言聽計從。德澤下流。民到于今稱之。蓋君之圖任一。則士之報施重。其不然歟。自宋興以來。且百年。言治者甚衆。其直己以事上。盡心以撫下。生有榮名。死有遺愛者。尚書殆無與並焉。末以疾害於朝。謁不至大位。士君子以爲恨。今主上甄德念功。使有司追賜之諡。而曰廉方公正。安民大慮。竊以謂無間然矣。請從博士之論。以充太史之錄。謹議。

趙億質諡議

劉敞

議曰。春秋之議。視遠物者。見其形。不見其容。聽遠聲者。聞其疾。不聞其舒。此褒貶之審也。少傅公歷事三朝。嘗列四輔。謀膜之益。施爲之效。蓋多有矣。然而入則極論。出則詭詞。是以人無聞焉。雖推美讓德。大臣

之宜。亦其天性恭慎然也。今太常易名。謂之僖質。稽顙揣稱。竊以爲允。謹議。

陳執中諡榮靈議

韓維

執中幸得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緣一時之言。遂至貴顯。皇祐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爲上相。不能總率羣司。考正儀典。以承答天問。知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冊位號。於宮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執中白而行之。曾不愧憚。遂使聖朝大典。著非禮之舉。此不忠之大者。閨門之內。禮分不明。夫人正室疎薄自絀。庶妾賤人。悍逸不制。醜聲流布。行路共知。此又治家無足言者。夫宰相所當秉道率禮。以弼天子。正身齊家。以儀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杜門深居。謝絕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按諡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可謂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不爲不逢。死之日。賢士大夫無述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請合二法。諡曰榮靈。

歐陽文忠公諡議

李清臣

太子太師歐陽公歸老于其家。以疾不起。將葬。行狀上尙書省。移太常請諡。太常合議曰。公維聖宋賢臣。一世學者之所師法。明于道德。見于文章。究覽六經羣史。諸子百氏。馳騁貫穿。述作數十百萬言。以傳先王之遺意。其文卓然自成一家。比司馬遷。揚雄。韓愈。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方天下溺於末習。爲章句聲律之時。聞公之風。一變爲古文。咸知趨尙根本。使朝廷文明。不愧於三代。漢唐者。太師之功于教化。治道爲最多。如太師真可謂文矣。博士李清臣得其議。則閱讀行狀。考按諡法。曰。唐韓愈。李翱。權德輿。孫逖。本朝楊億。皆諡文。太師固宜以文諡。吏持衆議。白太常官長。有曰。文則信然不可易也。然公平平生好諫爭。當

加獻爲文獻。無已則忠爲文忠。衆相視曰：其如何？則又合議曰：文獻疊犯廟諡，固不可。忠亦太師之大節。太師常參天下政事，進言仁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英宗繼體，今上卽皇帝位，兩預定策謀，有安社稷功，和裕內外。周旋兩宮間，迄于英宗之視政，蓋太師天性正直，心誠洞達，明白無所欺隱，不肯曲意順俗，以求自便。安好論列是非，分別賢不肖，不避人之怨誹，狙疾亡身履危，以爲朝廷立事。按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今加忠以麗文，宜爲當衆以狀授清臣爲諡議。清臣曰：不改於文而傅之以忠，議者之盡也。清臣其敢不從。遂諡文忠，謹議。

范忠宣公諡議

鄧忠臣

伏惟太常寺定開府儀同三司范純仁諡議如前。議曰：諡法云：慮國忘家曰忠。善聞周達曰宣。古之慮國忘家者，固嘗有焉。兼之善聞周達者，蓋亦鮮矣。全是二美，得之純仁。太常旣易其名，博士又爲之議，移文覆訂，屬于考功。忠臣按：純仁爲大臣之子，布被脫粟而不以爲非，都上公之司，袞衣繡裳而不以爲泰。要終原始，考實求聲，歷事五朝，堅持一節，厚同宗之族，猶葛纒之庇本根，見慢上之人，如鷹鷂之逐鳥雀。凡言責與官守，皆諫行而計從，讜論嘉謀，確乎其不拔，令名廣譽，闢然而日彰。在畎畝未嘗忘君，思飢溺不獲由已，作尙書解以進，如宋璟之爲元龜，抗濮園議以聞，如師丹之爲黃耆。臨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得小大之情，矜而不喜，每思捐身而開策，所願休兵而息民，祇知扶危而濟傾，寧恤跋前而覓後。文有黃裳之吉，而內美，言無白圭之玷，而外華。頃緣秉鈞，適丁連茹，方讒言亂國，而明蔡確之無實，洎姦黨投名，而謂大防之可原，當衆人莫敢言之時，在偏州無所用之地，義形於色，憤發至誠，非止救當時正人，端士之織

繼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罔徇公忘己爲國惜賢興言嗟嘆使人於邑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如草芥級蘭澤畔更甚屈原之忠占鵬坐隅已分賈生之死惟天知善惟君知臣適訪落之初年講圖舊之新政側席南望而決浮雲之蔽擁節東歸而詠零雨其濛公望益隆恩數彌渥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塗欲入覲則未能願養疾者益懇改元三日以不起聞天子於是震悼輟朝賻贈加等告其第開府儀同三司之府表其墓賜世濟忠直之碑人臣哀榮無以尙此古學有訓阿衡詎專美乎商君遠不忘臧孫將有後於魯古之遺直今也則亡諡曰忠宣於義爲允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六

行狀

馮侍講行狀

宋 祁

張文定公行狀

宋 祁

馮侍講行狀

宋 祁

馮元字道宗。年六十三。公之先。始平人。四代祖官廣州。唐末關輔亂。不敢歸。而劉氏據南海。僑斷士人。故三世食其祿。太祖定廣公之禍。本劉氏日御。國除始爲王官。授保章正。老病免。遂占數都內。公少嗜學。保章君不欲公疇其業。使從故僕射孫宣公。授五經大義。又友博士崔頤正。逮冠彊立博覽。外擘擘若不足。中敏力甚。自經典故訓。祖襲師承。穿穴筵楹。皆能駕其說。浸弄翰爲詞章。默而有沉鬱之思。出入服襲衣。習矩步。如大賓祭。鄉人化其謹。至以俚語諺之。不妄交遊。惟樂安孫質。吳陸參。譙夏侯圭。相友善。三人皆直諒而材。故號四友。家貧。盛冬無薪燎。夜輒市甌酒。與圭對經。研推一再酌。以自溫。或達旦不瞑。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由進士調臨江縣尉。再替罷。會講員缺。詔冬集吏能明經。得自言試可。公往應令。時諫議大夫謝泌。領選。精果有風鑿。見公儒者。嘻笑曰。吾聞古治一經。至皓首。生能盡善也邪。對曰。達者一以貫之。可矣。謝奇其對。因挾經義疑晦者。廷問參詰。公條陳詳詣。言簡氣愿。謝抵掌嗟伏。卽日聞上。授國子監直講。由是名震京師。公卿大夫家。爭欲屈公授道者。久之遷廷尉平。又兼崇文院檢討。其八年。程覆俊選。公

待詔殿中。帝讀易至泰卦。命說其義。公旣道繇象云云。因本君臣感會。所以輔相財成者。帝悅。賜五品服。稍親近之。禁中建龍圖閣。庋藏祕冊。置學士待制等員。爲搢紳譽處。時用尙書工部郎中李虛己。兵部員外郎李行簡待制。是時公仕資淺。故以太子中允充直閣。直閣蓋由公始。數召入與二李賜清間。說易盡上下經。帝嘗稱公誦說通而不泥。言外自有餘趣。非專門一經士也。俄改三品服。天禧元年。以諫議大夫假節使契丹。還遷太常丞。兼判禮院吏部南曹。先是今上在儲闈。帝欲得肅艾長者使之勸學。訪於宰相時太尉文正公。以公對。或者謂公言差少。罷不用。更用博陵崔遵度。四年遵度卒。帝卽擢公左正言。兼太子右諭德。代其任。它職如舊。初文正聞公名而未之識。一日召至第。先使諸子質經義。密視其人。淹粹亮格。乃自見之。授其老子。它日令詣府與執政衆試。已而爲帝言數矣。故公之顯。文正力焉。公由孤生挾儒術進。出入十餘年。銷玉華綏。與諸儒獻歌頌。數得進見。兩宮所以褒禮。賜予尤渥。便蕃光明。爲時宗國器。當世休之。今上嗣位。改尙書工部員外郎。升爲直學士兼侍講。未幾。孫宣公亦入露門。執經遞進。公得孫同列。以爲寵。孫得公亦自以知人爲多。兩人提衡諷道。上益嚮學。俄兼會靈觀副使。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天聖元年。判登聞檢院。明年判國子監。三年改禮部郎中。五年同知貢舉。時天下階計參陪。公協力程綜。片善必錄。雖鉤捶臬平。不計其公。未幾。正爲學士。當是時。天子念先帝盛烈。裁績信書。爲一王言。故貳卿中山劉公筠。今資政殿學士常山宋公綬。丞相穎川陳公。同領史事而已。丞相爲開封府。浩穰劇三輔。乃罷史官。諸公亟以公請。詔從之。書閱兩朝。論次筆削者衆。至是。褒懲謹嚴。近古風烈矣。其十一月。燎祭南郊。爲鹵簿使。七年。召入翰林爲學士。凡三禁職。皆天下選。而公兼有。且優爲之。又判尙書都省。

俄爲三班院。歲餘。改吏部郎中。八年。以國書成。進諫議大夫。充史館修撰。九年。爲吏部流內銓兼羣牧使。明道元年十月。旣考室。謝享宗廟。又爲鹵簿使。以敕令例遷給事中。明年。耕藉田。使任如廟禮。俄爲莊獻莊懿二太后園陵鹵簿使。前此莊懿之未耐也。崩都城右郊。公嘗假鴻臚護其葬。及梓宮之遷。斥上沮瀝。近戚詆公監視亡狀。十月。解翰林學士及侍講二職。出守河陽。辭得見上。但頓首引咎。自請治郡。滿三年。奉計以報。會太學官屬叩丞相府。上書留公。柄臣悔欲弗遣。公固願行。到部。以清靜稱。不作條教。今左僕射王沂公自洛師入覲。爲上言。馮某東朝雋老。不宜以纖芥棄外。上亦意合。卽日馳傳詔公。景祐二年春二月。至日。自河陽改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兼知審官院。復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公旣還朝。自以羽翼舊人。身託勸講。宜出入諷議。不苟默而已。乃獻金華五箴。弼違告猷。詞兼婉切。上納其戒。優詔答之。會上留意雅樂。閱經文殘缺。規創大典。夏四月。詔公領修樂書。俄復爲南郊鹵簿使。管祥源觀事。明年七月。書成。上號其書爲景祐廣樂記。特遷戶部。賞勞也。公素有蹠齷。不堪趨拜。四年春。病淺劇。告未滿三月。會小瘳。公自力造朝。未幾。病復甚。氣上還。害言語。後四月戊戌。終于正寢。上聞訃。震悼。以木曹尙書告其柩。賻錢三十萬。絹百匹。醪米。宰具。稱之。愍贈之。所以優加。君臣之際深矣。公之配夫人周氏。封臨汝郡。無息。以兄之子大理評事。諱爲嗣。公歿。夫人命諱以衰。口經。卽次於殯。東會。詔到門。問公親屬。夫人卽表公遺命。詔可。擢諫衛尉寺丞。諱子二人。釋褐。並爲將作監主簿。卹孤厚忠之恩。乃如是。是其德已侈大哉。公自襁巾至捐館。進階及勳。各六。詔爵五。封戶五加。而再實其食。如今署焉。志閑素恬。於仕進。無表襮之飾。雖當路諸公。率賀弔一與衆往。異時不造也。門無雜賓。惟經生朔望承問。及搢紳道義。交數人而已。接士以

禮雖新進後生。與之鈞終日談。便便惟謹。無戲言墮色。是以受詔八主戎客於都亭館。由愼恪以得之。不呼僧及道士。嘗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按禮變服。未始爲世之所爲齋薦者。惟卒哭後。遇祭日。與數門生誦說孝經而已。罕語浮屠氏。亦不誦言排訾之。熏蒿禳禩。可以動氣餒者。皆不動。近不問家產增損。晝治官事。夜還讀書。摯御亦簡其面。故能多識博練。自臺閣文書。故新品式。叢夥紛厖。有所咨訪者。咸能記之。太學禁閣。容巨三局。閱二十年。仍其任本。不愆不忘。故也。尤精易及揚雄方部學。初公七歲。母夫人令授易。是夕夢公吞紺蓮。夫人旦而撫公曰。兒善讀此。後必貴顯。眞宗果以識拔。晚年愈刻志。率三日一讀。又欲爲子雲諸首作章句。且患宋衷陸績范叔明宋惟幹漫漶舛馳。思盡黜之。最後得唐王涯註。以爲差近。先作釋文一篇。欲遂因王說而補正之。亦終不果。公嘗預註先帝集。同修鹵簿記。校後漢志。孟子及律并義疏。采獲是正。多得其眞。同修玉牒。分撰國朝會要。未克就。生平著述無編次。家人搜攬得數百篇。清綴平粹。及在禁署。益邇雅務。爲溫純而采加焉。居三城。作詩百餘章。推己指物。曠而不怨。有雅人餘風。性寬厚多恕。當官下未嘗以罪平鐫吏。吏亦畏其明而安其仁。樂道人之善。好與人爲善。無議事不肯自意出。大者薦之二府。小者與其屬聯請。類多不可紀。公一無建白者。其遠名若此。然內剛有守。不流於衆。初善音者。取上黨黍。縱累爲尺。因裁十二律以獻。遂改大樂鍾石。以合其私。老師宿工者。首鼠不敢議。後有建言其非者。上未有以決。遣中人卽太常下舍問公。新樂以縱黍定尺。寧有非邪。公卽撻班固律曆志。唐令兩說。付中人。因對古者橫黍度寸。今以縱亂橫。其法非是。中人馳入。明日上坐。邇英閣。語公曰。尙考正大樂。患其淺高而急。今也下而緩。二者不得其中。失在律。卿言是矣。因出橫黍新尺示羣臣。比縱尺差二

寸一分而弱。以校衡斗。皆不讎。當是時。微公言。幾無發其繆者。假有之。果且不能取信於上。傳曰。仁人之言。固博而利。歟。公前歿三日。屬于一二僚。執曰。吾仕願素足。今無一私。以干縣官。惟是窳窳累諸君。已而得遺禮之文。諄諄納忠。訖無它語。用是中外尤痛惜之。公友隴西李公淑。敕故吏相諫。以終事。嗚呼。公有佐王之材。不自顯。雖持囊珥筆。在省戶。爲名命。訓辭所出。裁十二三。使公當其時。而稍自崖異。不難於進。益發素蘊。幸而十四五。且次入衡弼。不爲婆婆連蹇。如今章章矣。雖然。命有屈於公。公無不慊於道。使素概清埃。奮厲無窮。薄夫光宗夸夫懼。百世之後。呻簡想風者。以輩魯臧文仲。漢賈誼。董仲舒。彼此相易。寧有失得間耶。某曩以冑筵儀絕。刊綴音典。皆爲公屬。及此緒訓。又參聞之。故公治行之全。頗獲詳究。今日月有期矣。官在三品。法當得諡。謹用第述。上於有司。節諫受名。請遵故實。謹狀。

張文定公行狀

宋 祁

張詠字復之。年七十。惟公稟尊嚴之氣。凝隱正之量。粵在羈貫。不偕兒曹。嶷然志嚮。高自標置。就外傳卽覽羣經。書必味於義根。學乃知於言選。家貧無以本業。往往手疏墳史。每有屬綴。輒据庭樹。槁枝而瞑。苟不終篇。未嘗就舍。磚礫若多節。默表大廈之材。居然晚器。弗示良工之朴。太原王搏。名知人。見公慄然異之。獨謂公曰。唐魏文公本生此鄉。故老有言。後五百年復出一佳士。元精回復。祭酒當之矣。公謝不敢當。興國四年。始遊鄴下。與故上谷寇公準。推轂引重。時屬鄉里。命秀方國。試言府將雅欽。公名議爲舉首。夙儒張覃者。悃悃有行。疏畧少文。公卽以檄謁府。盛稱其長。覃終得薦。公爲之下。彙茅有吉。爵祗相先。讓夷之風。一變河朔。明年進士及第。釋褐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尤厲風迹。大江之南。民裕文弊。囚以手而上。

下獄爲人而重輕。公廉知其狀。痛繩以法。精力於職。擿伏如神。洗其鏤薄。鎮之忠厚。吏樂其職。多一笑而歸休。民協攸居。或減年而從役。就改將作監丞。著作佐郎。解秩授太子中允。關掌麟州軍事。夏臺弗靖。西戎方強。公繕起亭鄣。精明烽火。坐贊叔敖秉羽之策。多參嫖姚穿土之樂。伐謀取勝。西鄙以安。端拱紀元。天田躬籍。轉祕書丞。明年充禮部考試官。已事復倅相州。一懼之年。始爲親解百斤之牘。終以懇辭乞董濮上市征。以便迎養。詔可其奏。月餘。召賜五品服。知浚儀縣。俄爲荆湖北路轉運使。事不諉上。世咨其清。劾罷太守。姦賊疲懦者十數人。悉條所部廢格於弊者百餘事。稜威所振。吏皆股弁。察廉使上其理狀。璽書褒美。三年。遷太常爲郎中。再旬。乘駟赴覲。加錫金紫。翌日遷虞部爲郎中。再旬。授樞密直學士。賜錢五十萬。判銀臺承進司。門下封駁事。兼三班院。河東大將張永德小校犯法。因笞而死。詔按其罪。公卽封還制書。白上曰。永德爲國牙爪。居天下勁兵處。若以一部曲摧辱主帥。臣恐有輕上之心。不納。因不關銀臺。而下書譙讓。未幾。果有營兵脅訟軍候者。公復爭前事。上輒優容謝之。會賊順緣間。坤維搖亂。偏師數萬。鼓行而西。太宗以爲潢池弄赤子之兵。荆棘生大軍之後。疇咨上輟。崇簡守臣。參豫武功。蘇易簡白上曰。某甫可屬大事。當一面。若奉將威命。降諭劇賊。陛下高枕。永無西顧之憂矣。乃命公知益州。揆日占謝。賜白金一百四十斤。鴻卿出郊。不復內御。子顏引道。初無辨嚴。朝家方以大師未集。留之半歲。公潛簿所賜。上還長府。其秋。遂詔赴部。公終不復言。至道二年。改兵部。猶爲郎中。會丁新昌郡太夫人之喪。恩詔奪服。陽秋之義。不以家事爲辭。禮經所執。亦推順變之人。真考嗣曆。邇臣均需。卽拜諫議大夫。歸朝。遷給事中。戶部使。七旬拜御史丞。咸平二年。知貢舉。杜絕書謁。時稱得人。夏。改工部侍郎。知杭州。五年。移京兆。明年。

轉刑部。復爲樞密直學士。再知益州。尋加吏部。猶爲侍郎。景德三年。罷歸。領三班。登聞檢院。奉朝請。先時生瘍於腦。至是弗損。家第賜告。環中造適。移狀言上。酷請外藩。尋知金陵。兼江南安撫使。偕宗成禮。改尙書左丞。昇人以秩滿。願留。卽拜工部。汾隹飲至。又進禮部。皆爲尙書。疾劇。還臺。求訪高手。荇剗需頭之奏。願遂角巾之遊。魏舒之先行後言。人無知其去位。平津之何恙不已。詔益勉於存神。猗遠半年。必於得謝。上不獲已。出公知陳州。以大中祥符八年八月一日。遂終于理下。享年七十。嗚呼。景命弗究。宗工其萎。知仁均哀。殲我何贖。邦人改祠而爲諱。道路舉音以過喪。真宗聞訃震嗟。追贈尙書左僕射。以天禧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權窆於陳州宛丘縣孝悌鄉謝村焉。從宜也。公始娶夫人唐氏。卒。繼室以太原郡夫人王氏。卽河陽節度使顯之女。允執婦道。以佐君子。後公三年而歿。子從質。以父任累遷至衛尉丞。居公之喪一月。以毀而夭。女一人。適故內相王公禹偁子嘉祐。母弟誥。以公延賞。今爲虞部員外郎。孫四人。曰約。曰綜。曰綽。曰紳。咸以忠厚世其家。公階至正奉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公。食封三千七百戶。實戶四百。其大較也。公姿宇爽邁。謀謨沉敏。道架俗表。氣籠霄極。任節俠。已然諾。不窺。如玉如瑩。脩詞立誠。博見強志。鄙書兼兩。賓蓋成陰。佐郡被邊。遭時右武。入蠟封而試馬。回策若縈。張狸步以射侯。捨矢如破。總物纖密。絕人遠甚。及夫司封駁。則詳言粹儀。有任隗之沈正。總臺憲。則摧姦觸佞。有傅誠之剛簡。治益部也。宿師屯結。縣官乏食。掾史搏手。狂狡啓心。公乃賤售盆鹽。翔貴困米。貿遷鍾豆。諷告鄉縣。民或妄言沮公。公斬之以徇。自是見糧大集。戰士倍氣矣。自不逞捩亂。重城晏閉。主帥王繼恩。上官正頓師入保。埋根不進。坐失脫免之拒。居若賈胡之留。公以爲將不親行。衆不可使。乃勸正自當一隊。以賈羣勇。正許諾。行有日。

矣。公慮其不進。於是椎牛宿帳。具出餞之禮。中坐酒酣。親舉屬軍尉曰。爾曹俱有親弱在東。蒙國恩厚。恐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擣寇壘。盡其醜類。平定之日。東向以報。目見朝廷舉萬年之觴。豈不快耶。若猶老師逸囚。疲民曠日。卽此地還爲汝死處也。正由此車行架入。詭道兼進。殊死鏖戰。盡俘凱旋。公乃出車勞勩。擯金大會。以次論獲。先命行賞。皆伏公氣決。不敢迎視。繼恩帳下卒。縋城夜逸。吏執以告。公惡與繼恩不叶。卽命繫投智井。一府無知者。先時劫掠之際。誣染尤衆。脅從有狀。歸訴無階。各保營壁。共懷猜貳。公以爲鹿不擇陰。旣亡生路。虫入其腹。懼益厲階。亟下符移。鐫說魁宿。宥其枝黨。縱歸田里。譬以大恩。訖無敢桀。及再任也。屬六羸南牧。靈旗薄伐。公慮遠夷爲變。欲出意以勝之。因取盜賊之尤無狀者。磔死於市。凜然人望。遂臻靖嘉。每吏牘便文。久不得判。公率爾署決。人皆厭伏。罰旣值罪。案無庾情。蜀中喜事者。論次其詞。總爲誠民集。鏤墨傳布。雖張敞之爲京兆。時時越法。縱舍黃霸之守潁川。人人咸知上意。無以過之。牧餘杭也。遴民薦飢。方蜡不啓。稻蟹無種。原田苦藝。民挾鹽利。以冒公禁者。日數百輩。公一切笞遣。不徇彝法。邏戍人啓曰。法亂如是。人將安禁。公勞之曰。餘杭十萬戶。飢者七八。弗挾鹽利。無復生意。若暴禁之。彼將圓視衡擊。以擾居者。則爲甌大矣。爾曹第忍之。俟其歲定。則太守復以三尺律從事矣。是年雖歉。人無叛命者。富家子與壻分財不協。詣府廷辯。壻曰。彼先子有治命。壻七子三。因出遺札。子不能舉其契。公索酒酌地曰。彼父智人也。當死之日。子方冲孺。託養於壻。苟子有七分之約。則亦死於壻手矣。今當七分歸子。三分歸壻。於是二人號慟。以爲神明。公之操決。率是類也。原其遇二聖也。以功名自任。故力與命偕。顯八座也。以方格見信。故言與行危。本乎直清。貫以忠恕。無乞靈微福。無人非鬼責。履重剛不險。臨大節。

不奪。葵藿弗採於猛獸。山川寧捨於駢角。若夫安世之恨。謝公歸之滅私。大有之文。明小雅之愷悌。公皆兼有其美。惜其未極柄用。遽愆膝理。上欲爲相者數矣。天之不憖也。悲夫。公雅好著文。深切驚邁。以不偶俗。尙自號乖崖。公尤善詩筆。必覈情理。故重次辭。能詩序之曰。放言旣奇。意在言外。議者以公自道也。生平論著。仲氏誄集之。成十卷。以行於代。內外歸之日。無摺膺之妾。無雜弔之賓。終齊事而乃瞑。取禪書而頌德。漢廷諸老。恨王駿之不侯。天下之人。爲隴西而流涕。斯非遺愛遺直。立功立言之極歟。敢撫令猷。以須史闕。謹狀。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七

行狀

司馬溫公行狀

蘇軾

司馬溫公行狀

蘇軾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溫國太夫人。祖炫。試祕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祖母皇甫氏。贈溫國太夫人。父池。尚書吏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母聶氏。贈溫國太夫人。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富平府君始舉進士。沒於縣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以文學行義事真宗。仁宗。爲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杭。虢。晉。六州。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天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受補郊社齋郎。再奏將作監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郎。以天章公在杭。辭所遷官。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未上。丁太夫人憂。未除。丁天章公憂。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爲國子直講。遷本寺丞。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公而奇之。及是爲樞密副使。薦公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公

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爲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諡文正。公言諡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諡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曆。改集賢校理。龐籍爲鄆州。徙并州。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己爲盡力。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虜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爲河東憂。籍請公按視。公爲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三千。廂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十里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閑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衆。官雖無所得。而糴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恩勇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爲戰備。遇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公守闕三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咎。籍旣沒。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賢之。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真僞不可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爲瑞。若僞。爲遠夷笑。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遷度支員外郎。判句院。擢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足。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爲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爲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爲不當收。公言轍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爲當黜。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爲宗廟

社稷自重。卻罷燕飲。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臘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上皆納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宗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爲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爲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卽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爲監祭。公從容謂洙曰。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爾。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卽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爾。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

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爲皇太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爲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克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爲堯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爾。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爲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爲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爲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璋散遣其家人。公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尙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既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上疏言。經略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凌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史。讜諱而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詈三司使。而法官以爲非犯階級。於用法有疑。其餘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爲之變法。推恩者多矣。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有

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微。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正爲此爾。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況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仁宗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漢宣帝爲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爲元帝後。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柏靈。皆自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爲戒。時公所得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金錢。以遺其舅氏。義不藏於家。英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爲不可。當直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太后。以防矯僞。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佾無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爾。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爲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構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爲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時有詔陝西刺民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慶曆閒。籍陝西民爲鄉弓手。已而刺爲保捷指揮。民

被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知其坐食無用。汰遣歸農。而惰遊之人。不能復反南畝。強者爲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王廣淵除直集賢殿。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爲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卽帝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爲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卽位。薄其爲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公獨奮筆立議曰。爲之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卽敕吏以公手藁爲案。至今存焉。時中外誦。御史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廷。公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選將代之。公言國家當戎狄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傲。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爲法。而以中祐爲戒。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場細故。徐以文檄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京師大水。公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所隱諱。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神宗卽位。首擢公爲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焉。公曰。臣不能爲。

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關門，彊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遂爲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爲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旣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旣出，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語，屈己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公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爲諫官，卽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公在英宗時，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勾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廩給，非祖宗大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爲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上爲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諂事中正，而鄜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權歸中正。謗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上手詔問公所從知。公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宮邸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爲閣門祇候。公言：國初草創，天步尙艱，故卽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祇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英宗山陵，公爲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之。邊吏上言西戎步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

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尙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問卽承知州事。許遵讞之。有司當婦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公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爲所因。與殺爲二。則故與殺亦可爲二邪。自宰相文彥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權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公當答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爲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悅。手詔答公。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爲答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袞辭賜饌。時議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眞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爲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

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洪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爾。至其末年，盜賊蠭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兼史館修撰，上問公可爲諫官者，公薦呂誨。誨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土堤利害，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土堤，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淺，薪芻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蘆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覆論難，甚苦。卒從之。後皆如公言。賜詔獎諭。王安石始爲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爲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爲公眞宰相。雖田夫野老皆號公爲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爲君實也。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

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爲條例司官爾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爲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爲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爾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命徙坐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誹謗何也王珪曰臣疏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上曰聞則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尙能以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況縣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彊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爲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尙能以病民況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

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曰。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能。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返開喻苦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今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爲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驍勇。募閭里惡少爲奇兵。調民爲乾糧。雖內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遣兵就糧。長安河中。邠三輔騷然。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糧餼飯昔常造。後無用。廢棄之。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頃之詔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至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也。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

忽得語澀疾。自疑當中風。乃豫作遺表。大略如六事。加詳盡。感槩。親書緘封。置臥內。且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資政殿學士。神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爲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無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贖銅三十斤。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敕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沖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以覃恩遷通議大夫。初神宗皇帝以英偉絕人之資。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

病矣。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卽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爲宮市，五坊小兒暴橫，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卽位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公以爲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爲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卽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尙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尙書周知其數，量人以爲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山陵畢，遷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與尙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

縣監司節級以聞。爲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卽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爲便。用兵爲非。時異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彥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略等爲十科。求天下遺才。命文臣陞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以爲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閒。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尙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公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毋拜。公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糶糴法。以歲上中下熟爲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糶。貴及上等。則減價糶。惟中則否。及下等而不糶。及上等而不糶。皆坐之。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己以聽。公知無不爲。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于西府。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祿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斂。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鼻。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郊。陝洛閒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爲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以身

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註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註繫辭二卷。註老子道德論二卷。集註太元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註揚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謠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祕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爲屬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其是非疑似之間。皆有辨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而歸之一。作考異以志之。神宗尤重其書。以爲賢於荀悅。親爲製敍。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穎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夫人。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祕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柏皆承奉郎。公歷事四朝。皆爲人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誦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神宗識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士。蓋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爲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嗚呼。若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

知矣。其報之也大。軾從公遊二十年。知公平生爲詳。故錄其大者爲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載。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行狀

程伯淳行狀

田明之行狀

程伯淳行狀

程頤

劉跂

程頤

曾祖希振。皇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遙。皇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珣。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爲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彊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

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芟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鄆人無死者。先生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葺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旣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尙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萬一作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旣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太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

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葺。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瑩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則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其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彊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踊。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此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舒。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爲仇。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尙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投諸烈火。愚俗視恻。先生之教。

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先生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柰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于再三。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寢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寢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旣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旣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先生

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己。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筭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蓋前後以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下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旣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廩卒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其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願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敝年勞。丐遷秩。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

否。連言佳士。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爲治。專尙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彊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彊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協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飢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它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

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他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旣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下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稟旣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

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諸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嚮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施設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奉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年卒。子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女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以今年十月乙酉葬于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概。以求誌於作者。

曾祖永孚。故不仕。祖均。故不仕。考亮。故贈左中散大夫。母永嘉縣太君王氏。本貫河南府。姓田氏。諱述。古字明之。田氏本居密州安丘。家世儒者。明之蚤孤。游學京師。甫冠。補太學生。事安定胡先生。爲弟子。勤篤好問。先生稱之。娶尹師魯族家子。河南縣主簿仲甫之女。遂徙家河南。凡四試。以鄉薦。不中第。嘆曰。得失命也。乃慨然發憤。穩居講誦。積二十餘年。不復出。哲宗嗣位。搜訪遺逸。故孫溫靖公固居守西都。以明之名聞。詔除襄州司法參軍。明之曰。老矣。不任爲吏。然君命不敢辭。乃卽其家。廷拜受詔。而不出仕。孫公守鄭。又奏以爲州教授。特詔從其請。居頃之。河陽學官以嫌求對易。命旣下。故王公巖叟時守鄭。奏謂述古以處士起。今新進後生。援例徙非。是且無以慰鄭學者。詔又聽終任。未幾除太學正。改宣德郎。充廣親北宅教授。秩滿。貧不能久留。調簽書通判軍判官事。轉通直郎。今上登極。轉奉議郎。元符三年十二月六日。以疾終。享年七十。夫人後五月亦卒。子男處仁。處訥。處厚。處恭。處約。女嫁進士張安石。太廟齋郎溫萬石。明之爲人。淳靜簡易。不爲表襮。胸中坦無留閔。與人交。傾蓋不疑。旣久。益親。及其不合。毅然去之。莫能奪。於書無不闕。惟易中庸論語孟子老子。迺其素所學。申重復熟造。其深旨。餘不甚錯意也。邵先生二程先生。皆居洛陽。明之從之游。司馬溫公居相鄰。因徒步造門。問經史大義。語不及他事。范翰林祖禹以編修資治通鑑。日諧溫公。溫公多召明之與之俱。邵程司馬公皆重望。來者率巨公顯人。門無雜賓。而明之獨以白士羈旅。預其間。合堂同席。相視莫逆。語必殫竭。未嘗少貶。諸公以是敬愛之。晚歲篤好易。古今諸儒訓詁得失。歷歷別白。常稱曰。道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言。今學者泥章句。不知妙在日用。因自爲註。祗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廢卷。與賓客言。不事劇談。惟論易則聲聲不倦。日暮客欲去。而明之談益勝。意益精。

明其所著書未就。客欲索其書。上之朝。明之遂不肯出。友人張雲卿以累舉恩當釋褐。貧欲毋行。明之出錢爲助。鄉人爭之。乃得去。旣去。其妻與子俱病。妻竟死。家無一錢。明之日往護視。又辦喪事。事竟然後歸。昌王薨。假北宅教授官氏撰次行狀。以故事遺白金百兩。明之曰。他人爲文。而我受其賜。無是也。使者屢及門。終不受。通利並河。一夕暴漲。守將遽調急夫。明之爭曰。曷不視水勢。今雖漲而平。此將殺也。吾民不可徒擾。已而果無事。當官不苟。亦不爲己甚。居家廉儉。衣不兼食。不屬裕如也。樂道自信。以是終身焉。嗚呼。可謂吉德君子也。夫將以建中靖國元年某月葬于某所之原。晉陵鄒浩以明之語謂劉某曰。我無稱於時。然賢公卿大夫多知我。今皆亡。晚乃得二人焉。尙何恨。獨謂吾子與浩耳。今其葬也。其能無言邪。其許諾居亡。何其孤。自洛抵汶上。持治命來。赴果以文爲請。某外祖母尹夫人魯郡著姓。與河南之尹宗族也。故於明之有葭莩之好。官於鄭。又嘗同僚。蓋知之詳熟。於其來請。謹敝次爵里伐閱。及其學行大略。以告鄒子爲之銘。庶幾乎明之之意。而二人者亦以是自致焉。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九

墓誌

吳王李煜墓誌銘

徐鉉

穆夫人墓誌銘

柳開

徐文質墓誌銘

穆脩

种世衡墓誌銘

范仲淹

范純佑墓誌銘

富弼

吳王李煜墓誌銘

徐鉉

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祀。聖人無外善守者不能固其存。蓋運曆之所推亦古今之一貫。其有享蕃錫之寵保克終之美殊恩飾壤懿範流光傳之金石斯不誣矣。王諱煜字重光隴西人也。昔庭堅贊九德伯陽恢至道皇天眷祐錫祚于唐祖文宗武世有顯德載祀三百龜玉淪胥宗子維城蕃衍萬國江淮之地獨奉長安故我顯祖用膺推戴焜耀之烈載光舊吳二世承基克廣其業皇宋將啓玄貺冥符有周開先太祖歷試威德所及寰宇將同故我舊邦祇畏天命貶大號以稟朔獻地圖而請吏故得義動元后風行域中恩禮有加綏懷不世魯用天王之禮自越常鈞鄙存紀侯之國曾何足貴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馭民欽若彝倫率循先志奉烝嘗恭色養必以孝賓大臣事耆老必以禮居處服御必以節言動施舍必

以仁。至於荷全濟之恩。謹藩國之度。勤修九貢。府無虛月。祇奉百役。知無不爲。十五年間。天眷彌渥。然而果於自信。怠於周防。西隣起釁。南箕構禍。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辭。始營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祖至仁之舉。大賚爲懷。錄勤王之前効。恢焚誘之廣度。位以上將。爵爲通侯。待遇如初。寵錫斯厚。今上宣猷。大麓敷惠。萬方每侍論思。常存開釋。及飛天在運。麗澤推恩。擢進上公之封。仍加掌武之秩。侍從親禮。勉諭優容。方將度越等彝。登崇名數。嗚呼。閔川無捨。景命不融。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八日。遘疾薨于京師里第。享年四十有二。皇上撫几興悼。投瓜軫悲。痛生之不逮。俾歿而加飾。特詔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吳王。命中使泣葬。凡喪祭所須。皆從官給。卽其年冬十月日葬于河南府某縣某鄉某里。禮也。夫人鄭國夫人周氏。勳舊之族。是生邦媛。肅雍之美。流詠國風。才實女師。言成閨則。子左千牛衛大將軍某。襟神俊茂。識度淹通。孝悌自表。於天資才略。靡由於師訓。日出之學。未易可量。惟王天骨秀穎。神氣清粹。言動有則。容止可觀。精究六經。旁綜百氏。常以爲周孔之道。不可暫離。經國化民。發號施令。造次於是。始終不渝。酷好文辭。多所述作。一游一豫。必頌宣尼。載笑載言。不忘經義。洞曉音律。精別雅鄭。窮先王制作之意。審風俗淳薄之原。爲文論之。以續樂記。所著文集三十卷。雜說百篇。味其文。知其道矣。至於弧矢之善。筆札之工。天縱多能。必造精絕。本以惻隱之性。仍好竺乾之教。草木不殺。禽魚咸遂。賞人之善。常若不及。掩人之過。唯恐其聞。以至法不勝姦。威不克愛。以厭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罕應變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仁義之行。終於亡國。道有所在。復何媿歟。嗚呼哀哉。二室南峙。三川東注。瞻上陽之宮闕。望北邙之雲樹。旁寂寂兮。迥野下冥冥兮。長暮寄不朽於金石。庶有傳於竹素。其銘曰。

天鑒九德。錫我唐祚。縣縣瓜瓞。茫茫商土。裔孫有慶。舊物重覩。開國承家。疆吳跨楚。喪亂孔棘。我恤疇依。聖人既作。我知所歸。終日靡俟。先天不違。惟藩惟輔。永言固之道。或汚隆時。有險易蠅。止于棘虎。遊於市。明明大君。寬仁以濟。嘉爾前哲。釋茲後至。亦覲亦見。乃侯乃公。沐浴玄澤。徊翔景風。如松之茂。如山之崇。奈何不淑。運極化窮。舊國疏封。新阡啓室。人憇之謀。卜云其吉。龍章驥德。蘭言玉質。邈爾何往。此焉終畢。儼青蓋兮禛禘。驅素虬兮遲遲。卽隧路兮徒返。望君門兮永辭。庶九原之可作。與緱嶺兮相期。垂斯文於億載。將樂石兮無虧。

穆夫人墓誌銘

柳開

漢開運元年。開叔父諱承贊卒。叔母穆年二十有七。嫠居四十五年。歲已丑五月。歿於家。後七年。葬叔父墓中。唐季。我先人塋館陶縣北三十里。周廣順中。始葬叔父大名府西南二十里村。曰馮杜。開近歲。連上書。天子哀之。賜錢三十萬。使葬先臣之屬。得華州進士王煥襄其事。煥義者也。恭恪弗懈。成開之心。柳宮姓。爲地法利坤艮。自叔父墓東下十七步。我皇考之墓。又東下仲父諱承昫之墓。各以子位從之。又東下。叔父諱承陟之墓。步悉如九數。叔陟無嗣。以季父諱承遠之墓同域焉。故昭義軍節度推官閔。叔母長子也。閔叔父卒。始生次子也。趙氏故婦女也。次病廢老於室。開爲兒時。見我烈考治家。孝且嚴。視叔母二子。常先開與閔。我母萬年君。愛猶己出。勤勤儲儲。常懼有闕。乃叔母至老。我二兄至成人。不類諸孤兒寡婦。月旦望諸叔母拜堂下。畢。卽同上手抵面。聽奉我皇考誠告。之曰。人之家。兄弟無不義。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至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讎。皆汝婦人所作。男子有剛腸者。幾

人能不爲婦人言所役。吾見多矣。若等寧是乎。退卽惴惴閉息。恐然如有大誅責。至死不敢道一語。爲不孝事。抵開輩賴之得全其家也。如此嗚呼。君子正己直其言。居上其善也。家國治焉。小人枉己私爲言。居上不善也。家國亂焉。旨哉君子也。銘曰。

昔我叔之去世兮。垂嚴誠之深辭。指穆母而告云兮。惟夫婦之有儀。伊生死之孰免兮。於貞節而勿虧。代厚養以多屬兮。家復貴而偶時。寧不完於安佚兮。胡適彼而亡斯。介如石之克鮮兮。衆猶草之離離。母血涕以奉教兮。哀心以自持。畢考命之惇孤兮。終天地而弗移。噫。噫。噫。噫。過此兮。母曷爲知。

徐文質墓誌銘

穆脩

進士徐孝山喪其父。執喪之三日。以其友張生道卿所錄父事。拜且泣。復授之張生。并繼以語。俾來請曰。孝山未卽殞生。尙惟喪事不可緩。將卜葬以某日。期日且迫。敢迹其實。託銘於先生。用刻而納之。以光永幽窆。予旣受而閱其始卒。乃謂曰。是葬也。蓋得其禮矣。比是今貴家富族將葬其先。必惑葬師說。拘以歲月畏忌。大至違禮過時。久而不克葬者多矣。生能葬以其道。正合士禮踰月之制。此獨可尙。又安得拒請而勿銘也。按君諱文質。字處中。其先祖父嘗寓籍并土之文水。逮君之考。猶爲晉人。考生未亂而孤。見教育于季父氏。旣而復會朝廷。以兵取太原。太原平。大徙并民入處之京輔。考於時與其族來至京師。遂家焉。自是得遊太學。爲生徒。治春秋經傳。前後四舉有司。竟不及祿而終。考始娶潁川陳氏。女亡。再娶清河張氏。生男子二人。女子二人。次子文蔚少卒。獨君爲前室。陳氏所生二女子。今皆適京師良族。由君而下。始爲京師里人。凡并人其俗剛厚而勤嗇。能而節損。以立衣食。諸來徙之戶。初雖貧極者。居久而皆爲富。

室矧其宿有齋者蓋可知。故考亦用是而殖其家。考之歿。貽其規法於君。君於此益爲之善守者也。君嘗念陳氏早世。又傷父之不逮。故事後親彌盡其力。無何數年。母張氏又終。初君亦嘗授經於儒官馬龜符。有慕仕進心。至悼親之繼喪。顧門中時無彊子弟可任。懼覆先人遺業。則爲不肖子。因刻力事生於家。非時慶吊大事不出門。如此者蓋有年。天聖八年。適五十。忽得疾。醫累月弗愈。以是年七月十七日卒於居。君凡四娶。室輒有喪。有四男五女。初室李氏無子。長子孝山。出次室李氏。景山。德山。皆未及娶。五女子亦幼在室。孝山有諸弟妹。合族謀葬。得其年八月之二十一日。藏君於東京之祥符縣開封鄉西韓村先墓之次。以次室李氏爲合。初李氏次苗氏李氏。三室皆同穴而異棺。斯實禮也。銘曰。惟古之葬。等殺異宜。日月有數。舉無越斯。末代不然。惑於葬師。陰陽拘忌。率常過時。其孰警此。伊徐氏子。以時而葬。順禮之軌。既合既祔。有銘有紀。如君之藏。民亦鮮矣。

种世衡墓誌銘

范仲淹

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血請於予。予嘗經略陝西。知君最爲詳。懼遺其善。不可不從而書之。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堡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不足守者。卽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其毒。君時爲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人。雖俯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層而出之。凡一

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飲甘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兵民馬牛皆大足。自茲西陲堡障。患無泉者。悉倣此。大蒙利焉。旣而朝廷署故寬州爲青澗城。授君內殿承制。知城事。復就遷供備庫副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羌。向時漢官不能布恩信。羌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人意。多所周給。常自解佩帶。與其酋豪可語者。有得虜中事來告於我。君方與客飲。卽取坐中金器以獎之。屬羌愛服。皆願効死。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虜寨。虜常濟河爲患。君屢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問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芻糧錢幣。暨軍須城守之具。不煩外計。一請自給。一子專視士卒之疾。調其湯餌。常戒以笞責。期于必瘳。士卒無不感泣。今翰林承旨王公堯臣安撫陝西。言君治狀上悅。降詔褒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憂。二年。就兼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監。制置本路糧草。遷洛苑副使。慶曆二年春。予按巡環州。患屬羌之多。而素不爲用。與夏戎潛連。助爲邊患。乃召蕃官慕恩。與諸族酋長。僅八百人。犒于麾下。與之衣物繒綵。以悅其意。又采忠順者。增銀帶馬絨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立約束。而俾之遵向。然悍猾之性。久失其馭。非智者處之。慮復爲變。時青澗旣完。人可循守。乃請于朝。願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帥上言。人重其去。命予更擇之。予謂夏戎日夜誘吾屬羌。羌愛其類。益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革其心。朝廷始如其請。君旣至環。安邊之利害。大要在屬羌難制。懼合夏戎爲暴發之患。又地瘠穀貴。屯師爲難。聚糧則力屈。損兵則勢危。斯急病也。君乃周行境內。入屬羌聚落。撫以恩意。如青澗焉。有牛家族首奴訛者。屈彊自處。未

嘗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郊迎。君戒曰。吾詰朝行勞爾族。奴訛曰。諾。是日大雪三尺。左右曰。此羌兇詐。嘗與高使君繼嵩挑戰。又所處險惡。冰雪非可前。君曰。吾方與諸羌樹信。其可失諸。遂與士衆緣險而進。奴訛初不之信。復會大雪。謂君必不來。方坦臥帳中。已至。蹙而起之。奴訛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耶。乃與族衆拜伏。誼呼曰。今而後惟父所使。自是屬羌。咸信於君。有兀二族受夏戎僞署。君遣人招之不聽。即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歸者半。盡以其地暨牛羊賞諸有功。其僭受僞署。如兀二族者。百餘帳。咸股慄請命。納其所得文券袍帶。由是屬羌無復敢貳。君戒諸族。各置其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舉烽相告。衆必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四。涇原帥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予領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援涇原。君卽時而赴。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爲吾用自此始。君曰。羌兵既可用矣。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請某事辭某事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焉。繇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前後經略使交薦君之才能。朝廷益知可倚。明年遷東染院使。充環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西南古原州之疆。有明珠滅臧康奴三種。居屬羌之大。素號彊梗。在原爲孽。寢及于環。撫之很不我信。伐之險不可入。北有二川交通于夏戎。朝廷患焉。其二川之間。有古細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予爲宣撫使。乃諭君與原守蔣偕共幹其事。君久悉利病。卽日起兵。會階于細腰。使甲士晝夜築之。夏戎固忌此城。君遣人入虜中。以計款之。兵遂不至。又召明珠等三族酋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旣出其不意。又亡外援。因而服從。君之謀也。君處細腰月餘。逼以苦寒。城

成而疾作。慶曆五年正月七日甲子。啓手足。神志不亂。享年六十一。葬于京兆萬年縣之神和原。君之先河南洛陽人也。曾祖存啓。河南壽安令。祖仁詡。京兆長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登進士第。累贈職方員外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于終南山。君少孤。依之。服勤左右。以力學稱。明逸道高德純。太宗朝再詔。以事親不起。真宗復加聘禮。起拜左司諫。直昭文館。累遷尚書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年。君用工部蔭。得將作監主簿。五遷至太子中舍。初。監秦州太平監。以母老求養。又監京兆府渭橋倉。邛州惠民監。知涇之保定。京兆之武功。涇陽三邑。在武功毀淫祠。崇夫子廟。以來學者。在涇陽。有里胥王知謙者。姦利事露。逃之逼郊。禮乃出。君曰。送府則會恩。益以長惡。從所坐杖脊于縣庭。而請待罪。府君李公諮奏釋之。自是豪黠莫不斂手。其嫉惡如此。又邑有三百白渠。比年浚疏。用數邑力。主者非其才。而勞逸弗等。功利日削。君使勤墮。齊其力。故功倍。貧富均其流。故利廣。至今民能言之。歷通判鎮戎軍。環鳳二州。鳳之守王蒙正。託章憲外姻。以私干君。復欲以賄汚君。君正色不納。蒙正大怨之。乃使人諭王知謙。訟君。蒙正內爲之助。獄成。流資州。上親政。量移汝州。君之世材。以一宜讓君。乃除孟州司馬。龍圖閣直學士。李公絃。雪于朝。授衛尉丞。主隨州推酷。又禮部尚書。未公綬。工部侍郎。狄公棐。皆言君非辜。改知虔州。贛縣。君辭。得監京兆軍資庫。以同鄉交辟。改簽署同州判官事。又移鄜州。因從軍延安。乃有故寬州之請。君少尙氣節。昆弟有欲析其家者。君推資產與之。惟取季父圖書而已。蒞官。能摘惡庇民。青澗與環人。皆畫君之像而享事之。及終。吏民暨屬。羨曾長朝夕。臨柩前者數日。朝廷深惜之。賜三子恩。君娶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八人。長曰詒。文雅純篤。養志不仕。有叔祖明逸之風。次曰診。試將作監主簿。曰詠。同州澄城尉。曰諮。郊社齋郎。曰諤。三班奉職。

皆有立。訢記誼。三子尙幼。一女適西頭供奉官田守政。君在邊數年。聚貨食。教弧矢。撫養士伍。牢籠羗夷。無賢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幾事。嘗遣謀者入虜中。凡半歲間。而虜誅握兵用事二三人。謀者還言某謀得行。會君已沒。又天子方懷來。故其績不顯。銘曰。

嗚呼。种君出于賢門。吾志必立。吾力是陳。寧以剛折。果由直伸。還自瘴海。試于塞垣。權以從事。意其出人。捍虜之患。又邊之民。夙夜乃職。星霜厥身。生則有涯。死宜不泯。邊俗祀之。子子孫孫。

范純佑墓誌銘

富弼

僕天聖初。始識范文正公於海陵。未幾公遊文館。僕再舉進士。來京師。又見之。公益厚我。間或造其門。目公傍一童子。方十歲許。神重氣遠。如老成人。僕竊詢焉。卽公之長子也。已能誦詩禮。泛讀諸書。爲文章。籍籍有可稱者。所與遊。皆一時之俊。時天下庠序未甚興。公典姑蘇。首建郡學。聘安定胡瑗爲先生。瑗條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公患之。君尙未冠。輒白于庭。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約。久之。人皆隨而不敢犯。自是蘇之學。遂爲諸郡倡。寶元中。西戎叛。一方盡驚。公連易關陝官。皆不出兵間。君侍行。日與將卒錯處。鈎微擿隱。悉得其良。鴛由是公任人無失。而屢有功。公帥環慶也。議城馬鋪寨。寨偪賊境。賊懼城成而扼其衝。故常寇撓之。使我不得城。君率兵馳據其地。賊衆大至。且戰且督役。數日而成。一路恃以安人。又知君材武有足嘉者。後公以讒罷知政事。君亦遂巡於仕進間。從公之鄧。暴得疾。昏不省事。廢臥許昌。僕守淮西。過其家省之。猶能感慨道忠義。問僕之來。公耶私耶。僕曰。公曰。公則可。噫。人一有疾。已不能自顧其形骸。奚暇他卹。如君病昏。身已棄而尙不忘公忠。豈非根乎至性。第昏於事。而性終不昧耶。茲

尤異於人。可貴重而不可學者。病十九年。卒于襄邑第。純仁之官舍。年四十九。君英悟天得。尙節行。事父母盡孝養。未嘗去左右。文正愛之甚。日夕以講求道義爲樂。亦不欲其遠去。君雖文學自富。固不肯應鄉里舉。不得已。以蔭授守將作監主簿。亦整爲跂下司竹監。非其好也。卽解去。使君壽且不病。得施其所有於時。良能美業。其少諸。君名純佑。字天成。娶長葛李氏。一男正臣。守太常寺太祝。一女嫁故人子進士元。受早亡。純仁謀歸葬河南萬安山先壟之側。行有日。走京師來乞銘。僕已銘其父。今又銘其子。悲夫。銘曰。君之才之賢。宜有祿有年。一命而晝不復遷。病十九年不復痊。今其云亡。報已篤。英名不隱。兮何足嘆。

